

再版前言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伟大的长征，红色铁流席卷大半个中国，谱写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相继经过、转战、驻留在川西北地区（含阿坝州全域）的时间长达16个月。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英勇的红军挑战人类生存极限，数次翻越十余座巍巍大雪山；在极端困苦条件下，数次穿越茫茫水草地；红军模范实践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各族群众的倾力支持下，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关头，相继召开十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重要会议，促成了红军的团结，提出北上抗日等重大战略方针，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折。被毛泽东誉为“牦牛革命”，永载史册，彪炳千古。

为了还原再现这段历史，1981年，阿坝州成立了“中共阿坝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抽调精干人员专门抢救、挖掘、整理这段史实。历时两年，1983年起，以内部资料方式出版了12期《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用于长征历史研究和参考查阅，达到了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川过阿坝80周年，为了更好纪念红军伟大的壮举，在阿坝州委的关心指导下，州委党史研究室会同各县委党史研究室在忠实原版本的基础上，对1983年版的《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进行重新校订，以内部资料方式再版，以满足广大党史工作者、爱好者和干部群众的需要。

读史明志，读史养德，让长征精神永驻心间，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

2015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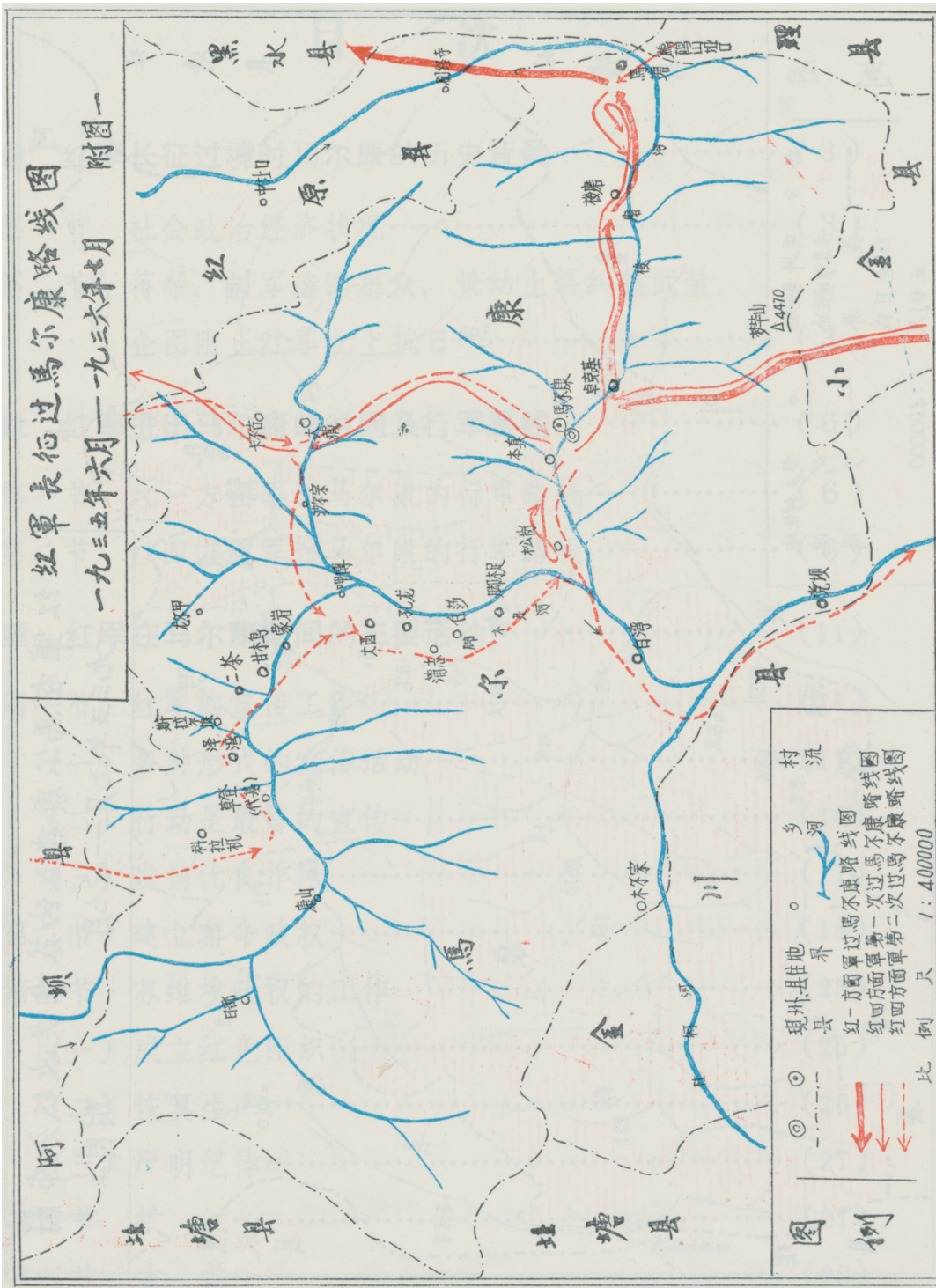
红一、四方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进入马尔康境地。



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住过的土司官（卓克基官寨正面）

红军长征过马儿康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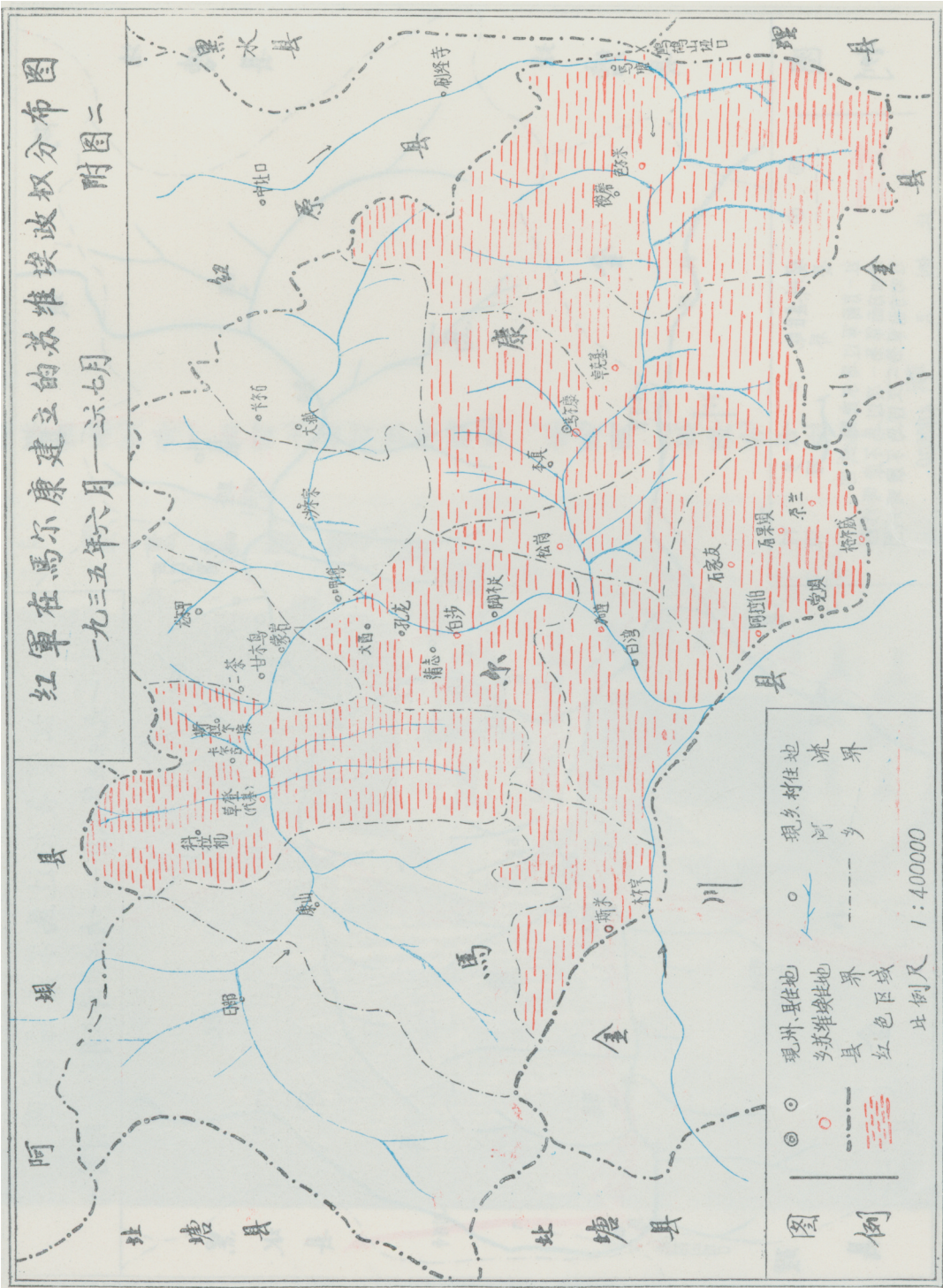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九三六年七月



红军在馬尔康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分布图

附圖二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七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红军长征过境时马尔康的历史背景	(3)
第一节 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3)
第二节 蒋帮、川军造谣惑众，策动上层纠集武装，企图阻止红军北上抗日	(3)
第二章 红军进出马尔康的时间及行军路线	(6)
第一节 红一方面军过马尔康的行军路线	(6)
第二节 红四方面军过马尔康的行军路线	(6)
第三章 红军在马尔康期间的主要活动	(10)
第一节 红军的宣传工作	(10)
(一) 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10)
(二) 行动是最好的宣传	(14)
(三) 发扬优良作风	(15)
第二节 建立革命政权	(16)
第三节 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21)
(一) 成立红色组织	(21)
(二) 恢复生产	(22)
(三) 严明纪律	(22)
第四节 扩 红	(23)

第五节 支 前·····	(24)
第六节 零星的战斗·····	(25)
 第四章 张国焘在马尔康境内的活动·····	 (27)
 第五章 红军撤离马尔康境地后·····	 (29)
第一节 深切地怀念·····	(29)
第二节 猖狂地反扑·····	(29)
第三节 不屈地斗争·····	(30)
(一) 无声胜有声 ·····	(31)
(二) 群龙镇淫威 ·····	(32)
附一、关于卓木碉会议始末·····	(34)
附二、流散红军回忆录·····	(40)
 后 记·····	 (54)
附三、图片·····	(56)

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长征过马尔康

导 言

马尔康县位于阿坝藏族自治州中部，东以鹧鸪山垭口与红原、理县为界，南以梦笔山与金川、小金两县毗邻，西接壤塘县，北与红原、阿坝两县相连。地跨东经 101°17'—102°41' 北纬 31°35'—32°24'，东西长一百三十四公里，南北宽九十公里，面积六千三百四十六平方公里。辖十四个公社，一百零四个大队，二百三十个生产队，一个镇，人口六万余（其中藏族占百分之五十二，汉族占百分之四十七，另有少量的回、羌、满、蒙、彝、朝鲜、纳西、布依等民族。）县级机关驻马尔康镇。距成都三百九十五公里。

一九三五年六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自小金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抵达马尔康境地的卓克基。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由董振堂率领红右纵队经马尔康境地向包座、班佑前进。红军在马尔康境内经过、滞留和往返达一年之久。

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从小金两河口出发经大板村、黄草坪到达木城，翻梦笔山经头道坪到达卓克基，中央领导同志在此停留一周，在藏民中广泛进行北上抗日的爱国宣传。此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住土司官（官寨）。红四方面军在梭磨、卓克基、本真、松岗、白湾、党坝、木尔宗、脚木足、草登、龙尔甲、沙尔宗、大藏等十二个乡村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

红军在马尔康停留期间，向各阶层人士和广大藏族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疑虑，戳穿了反动统治者对工农红军的无耻攻击和诽谤，领导各族人民建立了十三个乡一级的苏维埃政

权，发动群众成立了游击队、少先队、革命军等红色组织，不少青少年在红军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各族人民在生活异常困难，粮食极度紧缺，物资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尽他们最大的力量支援了红军。近半年时间内马尔康一直是四方面军的后方，此间军民同心协力支援了前线，巩固了后方。

在现今马尔康脚木足白莎喇嘛庙召开的“卓木碉会议”是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分裂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真实记录。

红军在马尔康的不少乡村书写篆刻了许多革命标语，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雨剥蚀，不少标语至今仍完整清晰，它是红军在马尔康英勇斗争的佐证，是宣传红军长征光辉业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红军撤离马尔康境地后，反动势力向人民猖狂反扑，各族人民同他们进行了不屈斗争，谱写了壮丽的篇章。红军在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也为各族人民以后的自身解放锻炼了骨干，奠定了群众基础。

征集、整理红军长征过马尔康的史料，为党史研究服务是编写这份资料的主旨所在。

第一章

红军长征过境时马尔康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现今马尔康县解放前系理番（今理县）之梭磨土司的部分属地和卓克基、松岗、党坝三个土司所辖地区，亦简称“四土地区”，是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马尔康”藏语译义为“火苗旺盛”，引申为“兴旺发达之地”。

解放前的马尔康一直处于土司制度的统治之下。土司制度是历代统治者“以夷治夷”的产物。“四土”的政治制度虽然不是政教合一，但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政教相互利用，紧密结合。当时“四土”有各类寺庙五十八个，僧侣三千五百八十三人，他们受土司制度的保护。在土司、头人、寺院的统治下，农业刀耕火种，生产力十分低下，农耕地多种鸦片，粮食严重不足，亩产仅一百斤左右，广大人民给统治者上粮，当差、还债后，仅以荞糠，野菜为食，终年不得温饱，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实属民不聊生。

第二节 蒋帮、川军造谣惑众，策动上层纠集武装，企图阻止红军北上抗日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马尔康前夕，就有一些外地的手艺人或小商贩，在党坝、马塘、马尔康一带做工经商。他们在同百姓接触摆谈时，把川北一带

的穷苦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来革命，参加红军、建立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当家作主的情形讲给穷人听，这对消息闭塞的山区穷人说来，简直是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压在最低层的穷苦人，在他们朦胧的思想上，闪现出点点星光。

国民党、四川军阀势力，加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中央暨上宪政府明令：“赤匪罪恶多端，各土一致堵剿，不得附和”。^①“还在红军入川西北之先，蒋介石特务头子康泽即已派李海南到四土等地活动。”^②蒋介石还发布了由他亲自署名的“告番民书”用藏汉两种文字散发到各地。蒋帮、四川军阀，竭尽造谣煽动，笼络收买之能事，妄图借助藏族上层人士之手，组织武装堵击红军北上，并企图将红军围困“剿灭”于藏区。

那时的四土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边远偏僻，与外界少有往来，消息相当闭塞，人们对国家大事少有所闻。更由于四川军阀对少数民族推行武力镇压与“义职威夷”的反动两手，加深了本来已有的民族隔阂。当地的民族上层，对共产党、红军的政治主张、民族政策很不理解，又听信反动谣言的蛊惑。在蒋帮的策动、指令下，他们出于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便相互联络，组织武装，阻击红军长征过境。如：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在他闻悉红军就要马上进入马尔康时，便召集辖区内的大小头人，组织武装阻击红军。他下令：辖区内所有男性成年人，严禁外出，如有违者，概以投敌论处。同时还在藏民中宣传，说红军是一支“杀人、放火、吃人、喝血，无恶不作的军队”。人们恐慌至极。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下旬，索观瀛在现今马尔康镇人民会场前召开部落大会，命令男性青壮年：每人准备明火枪一支，铅弹一百颗，火药五斤，火绳（引线）数丈，随时整装待发，阻击红军。会后，他向各土宣布毒匪惨杀情形。^③并呼吁各土：“立即行动起来，为保卫各土领地而战！”梭磨、松岗、党坝土司也出于维护统治利益的共同需要而积极配合，互相呼应。大小头人随即组织武装，拚凑力量。松岗土司对强迫凑合起来的人讲：“藏人和汉人是水火不相容的，你们要勇敢作战，谁敢跟汉人跑，我们就要斩草除根！”卓克基土司、党坝土司、梭磨土司等亲自充任“民兵营长”，各部落的头人、寨首均充任“剿匪队长”。上层反动喇嘛也鼓吹什么“汉人是不信‘神’的，是‘神’的敌人，杀死一个红军等于念了一万句‘麻里’（注：“麻里”系藏经文）死后是可以升天的”等等。在统治者的欺骗和胁迫下，穷苦人只得做阻击红军的准备，家中无男人或不能参战的农

户，必须按土司的规定缴纳银元，酒、粮、猪肉等。

全地区性的土兵武装力量基本形成是时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下旬。

注：①（《红军长征在川、滇、青、甘等省区的史料》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②党坝土司泽朗海给伪理番政府的报告，原件存阿坝州档案馆。

③索观瀛给国民党政府的报告。原件存州档案馆。

第 二 章

红军进出马尔康的时间及行军路线

第一节 红一方面军过马尔康的行军路线

红一、四方面军于达维会师后，红一方面军与中央机关及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八十八师，九军二十七师的一部相继经小金八角、两河口，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翻越长征途中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冲破反动武装的阻挠，抵达马尔康县境的纳足沟。次日进至卓克基，土司及反动武装溃遁。此时，时令正值涨水季节，部队在卓克基稍加休整后，于六月底，七月初陆续从卓克基出发经梭磨、马塘、刷经寺向黑水芦花方向北进。

七月上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从小金两河口出发，翻梦笔山至卓克基。中央领导同志在卓克基停留一周，住土司宫。此间派出工作组，在广大藏民中广泛进行了北上抗日的爱国宣传。于七月中旬经梭磨、马塘到黑水。

第二节 红四方面军过马尔康的行军路线

红一方面军离马尔康去黑水后，在马尔康境内滞留、活动的是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是分两路数批相继进入马尔康的。一路是六月下旬，七月上

旬随一方面军自小金两河口翻梦笔山经马尔康纳足至卓克基，后去黑水芦花。另一路是七月上旬，三十一军、九军、三十三军从理县胆杆尽头寨出发，翻越鹧鸪山进入马尔康境内，散集在马塘、梭磨、卓克基一带。

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八月三日中央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及中央直属纵队，以毛尔盖为中心集结，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以马尔康，卓克基，马塘为中心集结，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

《夏洮战役计划》具体规定，左路军以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五军（一方面军五军团）及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共九个团组成第一纵队，为攻阿坝的先头兵团，王树声同志任司令兼政委。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为先头团，由马尔康向大藏寺方向前进。纵队其余部队集中于马尔康，然后跟进。以三十二军（一方面军九军团）、三十三军、九军二十七师、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缺二七一团）及二六二团共十一个团组成第二纵队，倪志亮任司令员，詹才芳任副司令，周纯全任政委。第二纵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马尔康、卓克基一带后方的安全。其中，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维护大藏寺到卓克基一带交通；三十军开松岗、卓木碉（今脚木足）一带；二十七师（缺八十一团）守党坝、抚边之线，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守威州至杂谷脑一线；三十三军集中于汶川的耿达、草坡方面，二六二团集中梭磨。

《夏洮战役计划》把卓克基作为“总后方”，并指出：“一切器械资材及伤病人员，统应向该方转移，党及苏维埃工作应在这一地区特别加强。并应准备迅速向阿坝发展”。要求迅速做好过草地的准备工作。

八月上旬到中旬，红军各部队均按计划行动。驻扎在理番杂谷脑、黑水芦花等地的后方机关均向卓克基一带转移，汶川、理番一线的钳制部队也逐渐向马尔康集中。

八月十五日，左路军大部在朱德、张国焘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进马尔康大郎足沟，经大藏寺，翻卡尔古山，向阿坝前进。左路军三十二军等部在倪志亮，周纯全领导下，滞留在松岗、孟沽、卓克基之线，作全军后卫，并就地筹粮，整训，作群众工作，准备北上。

左路军大部于八月二十日左右到达阿坝后，张国焘重弹南下老调，拒不率队到巴西同中央和右路军会合，并令在马尔康一带的部队原地待命。

巴西会议及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后，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并于九月十五日和十七日先后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于是，在阿坝的左路军和巴西的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掉头南返，冒着西北草原凛冽的秋风，忍受着饥饿的煎熬，艰难地二过草地。

九月下旬，由阿坝南下的部队分兵两路：一路从下阿坝的格尔登寺出发，顺流而下，经马尔康草登科拉机，到尕秋里、代基。在此留下约一个团的兵力筹粮。其余大部队经草登泽湾，斯拉尔底翻山至龙尔甲二查、干木乌、木尔渣，又翻山到沙尔宗的尕博。在此停留数日后经一百零八弯到脚木足孔龙、白莎一带集结。

另一路从下阿坝的另一侧沿北上时的路线经马尔康境内的卡尔古牧场集结于大藏寺、龙尔甲一带。这路在大藏寺又分成两部分：一部顺沙尔宗河而下去脚木足，在大西、蒲志用牛皮船和木筏渡河去孔龙、白莎一带集结。另一部份从大藏寺出发经大郎足沟回到卓克基、马塘、马尔康、松岗一带。时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初。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即今脚木足）公然宣布成立伪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

十月七日，张国焘发布《绥、崇、丹、懋战役计划》，规定：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九军二十五师组成右纵队，沿大金川西岸前进抢占绥、丹；以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向大金川以东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五军团、三十三军、九军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卓克基、梦笔山一线，掩护后方。

十月八日，左、右两个纵队均按作战计划行动。张国焘随红四方面军总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离开脚木足，二十四日渡党坝河去金川。此后，除了詹才芳同志率领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留守马塘一线外，红军大部撤离马尔康南下。小金、金川、马尔康成为后方。留守马尔康一线的部队因粮食奇缺，故派出小股部队到各乡村筹粮。

一九三五年七月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马尔康一直是红军后方。对于后方的建设和红军在后方的工作，红军指挥机关曾有过多次指示。

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前，中央军委在《夏洮战役计划》中明确指出：“目前仍以卓克基地区为总后方……党及苏维埃工作应在这一地区特别加强”。“现时应抓紧打反动，争番民，组织游击队，扩大筹粮地区”。还指

出：后方钳制部队要积极向敌方活动以掩护卓克基地带的安全。

按照部署，红军一过草地和南下时，许多医院，机关及重要军需资材都集中到马尔康一带。红军也部署了相当一部分兵力留守，保卫马尔康，并对各族人民作了大量革命工作。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由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一九三六年一月由红五军团和三十三军合编）、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组成的红右纵队从绥靖、崇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马塘，向毛尔盖、包座方向前进，这是最后一批撤离马尔康境地的红军大部队。

概言之，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马尔康的马塘、梭磨、卓克基、大藏、沙尔宗，龙尔甲、脚木足、松岗、白湾、草登、本真、党坝等地经过、停留和活动过，滞留时间尤以卓克基为长。在马尔康的十二个乡，都留下了红军指战员战斗的足迹。

第三章

红军在马尔康期间的主要活动

第一节 红军的宣传工作

（一）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穷苦人一直思索着：为什么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呢？除了归咎于“命运”外，余下的还是不解，惆怅和茫然，中国工农红军驱散了千年迷雾，解开了人们千年不解的疑团，使人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

一九三五年六月下旬，红军长征过马尔康，他们一迈进马尔康境地，便开始了各种形式的革命宣传。据本真、卓克基一带的老农民回忆，当他们奉命去梦笔山一侧阻击红军时，亲自目睹红军先头团前面的藏族向导手里拿着一根树条，上面挂着一封信，并用藏语喊到：“卓克基的同胞们，你们不要怕。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穷人不打穷人，请你们让出一条路，让红军通过吧！”话音未落就被反动武装的枪弹击倒。

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团结藏族人民，红军调查了马尔康的风土人情，婚姻制度，喇嘛教义以及土司制度等。并根据了解的情况，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派出工作组，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工作。

工作组在和群众接头联系时，指出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仅不征“乌拉”（注：“乌拉”即伕子），不要任何特权，而且全力扶助人民发展生产。

广大红军战士在马尔康十二个乡的高山村寨，用各种形式向藏民解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红军的宣传形式甚多，其中访贫问苦是一种主要形式。红军每到一个村寨，首先要调查清哪些是头人，哪些是穷苦人，进而对穷人进行阶级教育。他们利用通司、向导对穷人进行个别调查访问，召集各种大小会议，演出文艺节目，教唱革命歌曲等。可惜的是由于语言不通，加之时隔太久，那些曾激励过军民的歌曲大部分已被遗忘。下面仅将马尔康党坝乡格尔威村可尔德昌旺斯旦真（现年六十七岁，健在，红军时期他是党坝一乡的青年部长）记忆的几首抄写如下：

一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
工农群众拥护真真多，
红军打仗真不错，
粉碎国民党的武装多。
我们真快乐，
亲爱的红军哥：
我们打仗有把握，
上前杀敌莫错过，
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二

该人们高举鲜红的旗帜，
奋勇前进。
配合那民主革命，
要独立自由平等，
创造该人弟效共和国，
大家要努力。

（注：“该人”是指少数民族，“弟效”是老百姓。）

三

我们的红军打地主资本家，

保护苏维埃中华，
暖，暖，红军，红军呀，
平分土地庆祝我们快乐的呀
建立武装保中华。
暖，暖，红军，红军呀！

四

僻雷拍，僻雷拍，
武装起来呀，向前杀，
建立苏维埃，
杀死反动派，
暖，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

红军的宣传归结起来大致是用设问的形式提出问题，解答问题。如：为什么种地的饿肚子，修房子的无住处，喂猪的食不上肉，织布的光身子？为什么不劳者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楼大厦，穿的是绫罗绸缎，玩的是声色狗马呢？是因为寄生虫剥削了穷人的劳动果实，黑暗制度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穷人只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推翻统治者，才能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使子孙过上好日子等。红军的深入宣传使穷苦人象久旱得雨的禾苗振作起来了。

书写、张贴标语是红军采用的一种普遍的宣传方式，据党坝、松岗、卓克基、脚木足等地的老农回忆，红军在岩石上，地角，路边，墙壁刻写、贴满了标语，用藏汉两种文字宣传党的政纲，传播革命真理，但因事过境迁，尚存的已不多，只有篆刻的标语，虽历时半个世纪，风化脱落，但至今还有不少仍完整清晰，下面是我们收集到的部分较完整的红军标语：

1. 胡宗南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注：是用回汉文对照篆刻的，见照片）
(卓克基石标)
2. 胡宗南是出卖西北回民老家的贼娃子！
(卓克基石标)
3. 回番民族信教自由！
(哈飘一队墙标)
4. 没收番民地主、军阀，官僚的土地，财产，房屋分给穷人！

5. 红军是解放回番民族的救星！
(松岗哈飘墙标)
(总政)
(松岗哈飘墙标)
6. 男女平等！
(红九军)
(脚本足孔龙石标)
7. 信教自由！
(同上)
8. 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的土地，平均分给工农穷人！
(同上)
9. 回、番、汉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帝国主义！
(同上)
10. 回、番、汉是一家人！
(同上)
11. 实行抗日反蒋！
(临江部)
(木尔宗墙标)
12. 欢迎居民回家安居乐业！
(同上)
13. 战士们高举鲜红的旗奋勇前进！
(同上)
14. 创造西北根据地，誓死不当亡国奴！
(政治部)
(木尔宗石标)
15. 取消土司衙门！
(武洪部)
(木尔宗石标)
16. 打到成都去，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收回华西坝子！
(红军政治部)
(松岗哈飘石标)
17. 红军南下解放川康工农！
(川康省委)
(党坝尕兰墙标)
18. 打倒国民党，替番民报仇！
(红政)
(脚本足蒲志壁标)
19. 番民与汉族人一律平等！
(同上)

20. 实行民族自决权，番民自己成立自己的人民政府！

(同上)

21. 打倒阎锡山！

(脚本足大西木尔巴石标)

22. 红军替番人找吃找穿！ (丙二)

(梭磨木尔溪石标)

23. 打到成都去，活捉蒋介石！ (脚本足大西木尔巴石标)

24. 拥护红军！ (脚本足白莎石标)

(二) 行动是最好的宣传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和最有效的宣传。红军广大指战员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模范执行了革命纪律。

为了严格纪律，搞好军民关系，红军指挥员还经常检查纪律执行的情况，当时驻守在马尔康的红五军团政委何长工同志曾经检查了一个连队的纪律，据他回忆：“藏人如实反映了我们进驻藏区初期的情况，他们说我们的短枪兵、伙夫兵、马夫兵没有长枪兵好。‘长枪兵’指的是我们的连队战士，连队管理严格，故战士的纪律一般都比较好。”^①

据一些红军老战士回忆，他们在马尔康期间，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纪律。在当时的艰难条件下，粮食缺乏是最大困难，但他们从不因筹粮而侵犯群众利益。在找不到主人的情况下，挖了群众的萝卜、洋芋，也要在地里或在萝卜的坑里，放入相应的钱币，并留下说明情况的纸条。

为了宣传群众，作好群众工作，红军内部还提倡学习通俗藏语，红军干部战士不侵犯藏民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以他们动人的事迹教育了群众，促进了群众对红军的正确认识。

一九三五年秋，红四方面军长征过木尔宗时，受头人欺骗和胁迫的百姓逃之一空。在斯米村里只剩下一位年逾古稀、重病在身的喇嘛，藏在离寨子不远的帐房里。不久，红军战士发现了，把他扶回斯米村，让他睡在舒适的铺上，战士们却睡在潮湿的地上。他们给喇嘛煮饭熬药，精心照料。红军首长告诉他，红军来自百姓，是穷人的军队，是保护群众的。请喇嘛向群众宣传，叫他们返回家园，不要在外面受冻挨饿了。经过反复宣传，逃散了的百姓陆续回家。红军要撤离木尔宗了，临行之际，他们把一桶糌粑和一小口

袋黄豆留给老喇嘛，并对他说：“把这些东西留给孩子们吃吧，您要保重，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红军离去了，留下了一片深情。喇嘛热泪盈眶地对百姓讲：“我年过七十，走了不少大地方，见过不少军队，但他们都是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军队。象红军这样为百姓办事的军队是天下少有的。我年老体弱，疾病缠身，不能和他们一道走，只有在此为他们祝福了，愿他们胜利。”

在党坝，跑得动的百姓都逃入深山老林，老弱病残和一些虔诚的喇嘛未能离开家园。他们惶恐不安。外出的人亦因骨肉分离而焦急万分。在夜深人静之际，他们选派一些身强力壮、行动敏捷的人员回家探望。当看见红军指战员和亲人们亲同手足，红军战士挑水劈柴，扫地做饭，待人礼貌和气，村子里充满团结友爱的气氛，外逃群众逐渐消除了思想疑虑，很快就回了家。在全县各地，类似的感人事例不胜枚举。

注：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

（三）发扬优良作风

艰苦奋斗，正是红军的优良作风，是区别于其它军队的又一显著特点之一。红军长征过马尔康之前，由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加之耕作技术的落后，粮食产量极低。数以万计的过境红军大部队散驻在贫困狭小的马尔康各地，生活非常艰苦。没有粮食，他们就上山采山挂面（一种野生物，加工后可勉强食用）、野葱、野蒜、茴茴菜、野芹菜、野果等来充饥。许多草是有毒的，如有一种形似牛舌头的大叶草，吃下后就中毒，夺去了我们不少同志的生命。那时，随处都可以看到：半碗糌粑从这个战士手中转让到另一个战士手中不忍吃的动人事例。我们的战士，在崎岖的山路旁，在静静的溪流边，在茂密的灌木丛中，被饿死了。这些战士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却被饥饿吞噬了。

红军的行动深深感动了穷苦百姓，他们对少数民族的尊重、谅解和宽容，有力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谎言和政治阴谋，打消了各阶层人们的误解和疑虑，使藏族群众对红军由惧怕转变为信任和爱戴。他们纷纷从深山老林、高山岩洞、异地他乡返回故园。不少藏族群众争相为红军做向导、当通司，积极配合红军开展宣传活动。

红军的宣传深入人心，革命道理唤醒了穷苦百姓，使他们懂得了：只有

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中国工农红军在人民的心目中享有了崇高的威信。反动派的欺骗，诽谤和破坏在铁的事实面前破产了。

第二节 建立革命政权

在藏族人民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红军在留驻时间较长的地区，号召藏族人民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反对“帮着汉官振番人的大土司，老拉麻（喇嘛）”，反对黑暗、残暴、野蛮的土司制度。建立能够代表藏族人民自己利益的革命政权。各族人民，一切爱国人士，都热烈拥护红军的这一号召。

一九三五年，在红四方面军的直接帮助下，马尔康先后成立了十三个乡一级的苏维埃组织。对此，我们进行了深入查访，调查结果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当时马尔康属大金省绰斯甲道委领导，未建立过县、区一级苏维埃组织。现将业已查实的十三个乡苏维埃组织情况作简要介绍。

党坝一乡苏维埃

党坝格尔威村为当时的一乡，仅下辖该村的两个自然寨。

苏维埃组织人员情况：

乡 主 席：塔各布·格西

副 主 席：维里·阿金

委 员：巴格寨·巴太

委 员：克尔底·昌旺等

党坝二乡苏维埃

尕兰村为当时的党坝二乡，下辖该村的四个自然村寨。

人员情况：

乡 主 席：展来·格西特儿

副 主 席：代基·三舛

委 员：各木科布·班玛初（女）

委 员：多布·南卡初（女）

委 员：嘎尔年·班玛初（女）

妇女部长：哈木初

党坝三乡苏维埃

石果坝和剑北两村是当时的党坝三乡，辖两村的八个自然村寨。

乡 主 席：各尔沟·西扎特儿（石果坝人）

副 主 席：俄斯达·昌旺（剑北人）

委 员：德扎布·南木卡（剑北人）

委 员：甲拉布·哈尔甲（石果坝人）

委 员：展拉·西扎特儿（石果坝人）

委 员：大西·阿斯足（石果坝人）

委 员：鲁张·三舛（剑北人）

委 员：王比·石旦真（剑北人）

妇女部长：梅升·章英（女）（剑北人）

党坝四乡苏维埃

阿罗伯村为当时党坝四乡，辖本村诸自然寨。除主席和一个委员外，其余由红军担任四乡苏维埃成员。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复杂历史原因所致。

乡 主 席：阿足·罗尔依兵

委 员：巴拉·仁责尔章（女）

党坝五乡苏维埃

银郎及石家友两村为当时党坝五乡，辖两村数十个自然寨。

人员情况：

乡 主 席：哈尔布·南木卡

委 员：石加扎·南木尖

委 员：若牙·饶拉

游击队长：孙么弟

妇女部长：美古·海章（女）

白湾乡苏维埃

白湾乡苏维埃下辖加达、石广东、大石幽、色里、饶巴、温古、年克、木尔基、英果洛九个村。

人员情况：

乡 主 席：牙门·阿旺（石广东）

副 主 席：夏拉·罗尔依（加达）

委 员：格木各·泽郎（加达）

委 员：阿佩·松杰（色里）

委 员：德洛·布本（色里）

脚木足苏维埃

脚木足苏维埃辖大坝口、沙市、石江嘴、蒲志、蒲市口、神山、孔龙、帕尔巴、白莎、大西木尔巴村。

人员情况：

乡 主 席：甲里·三舛兵（白沙人）

副 主 席：张连山（白沙人）

委 员：阿卡·托斯多（孔龙人）

委 员：夏日·彭措（孔龙人）

委 员：足洛吾·木尔斯甲（石江嘴人）

委 员：夏巴·克斯满（女）（大坝口人）

委 员：生根·昌旺（沙市人）

木尔宗乡苏维埃

木尔宗乡苏维埃下辖木尔多、板登龙、斯米、腾古、斯鸟五个村。

人员情况：

乡 主 席：文巫·泽郎

委 员：老哥耳

委 员：银龙郎江

委 员：二卡里·泽郎

梭磨乡苏维埃

梭磨乡苏维埃下辖木尔溪、马塘、色尔米、古尔沟、砍竹、代修六个村。

人员情况：

乡 主 席：哈尔亚·阿斯达（砍竹人）

副 主 席：南甲头·罗尔依（木尔溪人）

委 员：拔日巴·南卡兵（砍竹人）

委 员：干瀑·阿兵（木尔溪人）

委 员：达布亚·格勒（代修人）

妇 女 部 长：阿贡·泽舛初（砍竹人）

妇女副部长：净多·波洛（砍竹人）

卓克基乡苏维埃下辖西索、纳足、查米三个村。

苏维埃人员情况：

乡 主 席：部阳布·仁尖（查米人）

委 员：安波来·三宝（查米人）

委 员：布斯·路垦（查米人）

委 员：火家·三舛（查米人）

游击连长：康山·格西特儿（西索人）

妇女部长：安达·西谢（西索人）

本真乡苏维埃下辖莫拉、阿底、查北、英波洛、俄尔雅、邓加、本真七个村。

苏维埃人员情况：

主 席：罗尔热·泽舛（阿底人）

委 员：波洛各·强泊（阿底人）

委 员：出波·阿扎拉（查北人）

委 员：俄尔雅·汉兵（俄尔雅人）

委 员：夏热·三舛（莫拉人）

委 员：波午·石达特儿（英波洛人）

委 员：斯拉克午·天宝（邓加人）

松岗乡苏维埃：

松岗乡苏维埃辖松岗、七里、直波、蒲尔玛、哈飘、丹波、洛威、莫斯都及党坝地拉秋、高尔达十个村。

苏维埃人员情况：

乡 主 席：巴格斗·生根（莫斯都人）

副 主 席：嘎扎·升根（哈飘人）

委 员：李洪鸣（女）（直波人）

委 员：洪香香（女）（松岗人）

委 员：周长生（后参军）

委 员：伍阿回（后参军）

草登乡苏维埃：

草登乡苏维埃下辖代基、沙佐、斯尼、周车、泽湾、斯拉尔底、尕秋

里、宝岩、珠林、科拉机十个村。

苏维埃人员情况：

乡 主 席：达托·班玛（沙佐人）

委 员：达尔赖过·高让罗尔伍（沙佐人）

委 员：阿多·斯坦根（沙佐人）

委 员：达尔足·阿措（斯尼人）

委 员：代基·让央（代基人）

委 员：尕秋里·罗尔伍（尕秋里）

由于历史上诸方面的原因，组织机构，苏维埃成员的分工情况已无法查实。除上述地区外，据传尚在沙尔宗、大藏寺成立过乡苏维埃。经我们反复调查，仅有的少数知情人员对此说均予否定。鉴于红军在这两个地方滞留时间不到三个月，大部分百姓未接触红军等情况，红军不可能建立政权。

在红军帮助下成立的苏维埃，其组成人员均以藏族人民为主，由红军推荐，经过民主协商，选举产生。成立苏维埃组织的地方召开了藏民大会。脚木足、松岗、本真等地召开了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宣布撤销了土司的一切政权机构，取消了一切土司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反对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和买卖婚姻制。没收土司头人、封建寺院的土地，平均分给穷人。土地分配的过程和形式是：红军通过苏维埃成员及各村的代表，查清地主（土司、头人）的土地（官地），经过丈量予以没收，再按当时各村的实有人口，平均划给。在松岗，则是以在家的实有人数划给的。但是，除党坝格尔威村按计划分的土地种了一季外，其它地方均未能施行，其原因确二：其一、百姓心有余悸，怕统治者报复；其二、粮食奇缺，无种下地。对此，苏维埃政权想方设法予以解决，如在本真乡，每家百姓在乡苏维埃处可领到种子六升（折合约九市斤），尽管如此，也因种子太少而无济于事。

各乡苏维埃的成员，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期望。他们中有的参加了红军，为革命血洒疆场，有的被反动势力残杀，为工农捐了躯，有的被迫逃往异乡。红军走后，各乡苏维埃便自行解散了。

红军在马尔康没有进行党的组织建设，没有发展过中共党员。

第三节 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苏维埃的建立，使藏族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他们在红军的帮助和指导下组织召开群众大会。进一步开展政治宣传，成立红色组织，带领百姓恢复生产，安居乐业，协助红军开展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成立红色组织

各乡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动员、组织群众。不少乡的苏维埃政府在各自的辖区内建立了村苏维埃政权。现已查实的如本真乡苏维埃就曾在大水沟成立过以巴泊·哈尔甲为主席、阿拉·汉兵为土地委员、嘎子金布·格德斯甲为粮食委员的村苏维埃政权。其它乡各村亦选有村代表。

为了保卫已得的胜利果实，打击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乡村苏维埃政权在红军的帮助下先后成立了“革命军”、“游击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红色组织。现已查实，在如下村成立过红色组织。

卓克基游击队连

连长：康山·格西头（拥有士兵一百余）

本真乡游击队

连长：达斯多波·长生（拥有士兵一百余）

本真乡少先大队

大队长：净多·木特儿（后参军已故）

松岗游击连

连长：伍阿回（后参军壮烈牺牲）

副连长：格斗尔甲（拥有士兵一百余）

草登游击排

排长：巴央（有士兵二十）

党坝革命军

组织部长：木牙·古古（后参军已故）

青年部长：天宝（后参军健在）

党坝少先大队

大队长：党坝阿太

副大队长：木牙古古（少先队总人数三百余）

这些组织活跃在马尔康、金川一带。红色组织的成员，都是祖祖辈辈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劳苦群众，是统治者廉价的劳动力。红军的来临，使藏族人民找到了领导自己争取解放的阶级力量。红色组织在红军的直接训练下掌握了一些军事常识，粗知了一些革命道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红军带路、翻译、站岗、放哨、观察敌情、搜查坏人、筹办军需、保卫胜利果实等。这些组织在以后的扩红支前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恢复生产

群众要恢复生产，但他们面临的是粮食、种籽、耕牛极度缺乏的严重困难。如何领导群众恢复生产，解决问题，克服困难？这些尖锐的问题提到了苏维埃政权面前。他们在红军的帮助下紧密依靠群众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号召群众互相帮助，群策群力，克服困难，生产自救。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打富济贫，组织群众寻找头人的地窖。如：各乡苏维埃政权下面组织了搜索队，其成员多系红色组织的成员，已故甘孜州州长沙拉同志就曾担任过党坝二乡苏维埃组织的搜索队队长。搜索结果如有所得，首先解决百姓种籽。不甘心失败的反动派，常来骚扰，恐吓群众，破坏百姓生产，破坏群众安居乐业。对此，苏维埃政府派红色组织的成员警戒，保卫了群众生产，打退了反动派的进攻。

（三）严明纪律

苏维埃政府作为藏族人民的政权组织，其纪律是严明的。他们在红军的直接领导下时常进行整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如木尔宗乡苏维埃主席文武·泽朗因偷杀了一条肥猪，并扬言要杀××报私仇，苏维埃成员在红军的支持下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表决，撤销了泽朗的主席职务，补选朗江为主席。各乡苏维埃的成员大都去过金川，他们在那里接受过严格的教育与训

练，凡违犯组织纪律或组织逃跑以及策划哗变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惩戒。

第四节 扩 红

红军为了北上抗日，拯救中国，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同胞；为了扩大红军队伍，壮大抗日反蒋力量，在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积极配合下广泛开展了扩红宣传和动员工作。红四方面军的扩红宣传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我们已经得到土地利益，我们不再受军阀豪绅地主的压迫，我们解放了！但是，我们要保障已得到的土地利益，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大家就要起来参加红军，扩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坚决消灭敌人，保护土地革命！青年工农，结队成群自动参加红军，扩大红军，保护土地革命！”（原件存四川省博物馆）（注：笔者在征集中了解到此地对扩红宣传，知情人员甚少，稍知者，亦若明若暗，颇不完整，据流散红军回忆，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扩红宣传是统一的，故此摘录原文）

红军的宣传促人感奋，大批的青壮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出现过父送子，妻送郎，母亲送儿扛起枪的动人情景。据《红军长征在川、滇、青、甘等省藏区的史料》载马尔康“党坝地区光是少年参军的就有七十二人”。在卓克基、梭磨、本真、松岗、白湾、大藏、草登、脚木足等地，不少青壮年参加红军，至今杳无音信。有的父女姐妹争相参军，甚至出现全家同时参军的事例。如马尔康党坝格尔威的高福贵、高大姐，高二姐毅然弃家同时参加红军，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宝同志，已故的原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处处长净多·木特儿同志，已故的甘孜州军分区司令员沙拉同志等，都是在那时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的。在马尔康，数以百计的青壮年，辞别父母，离开亲人，随主力红军奔赴抗日前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增添了新的血液。他们在生与死的搏斗中，在血与肉的冲击面前，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为革命壮烈牺牲。已被民政部门确认并发有烈士证书的就有二十六人。

第五节 支 前

藏族人民在粮食奇缺，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支援了前线。一九三五年是马尔康稀有丰年，时令正值开镰收割季节，红军长征抵达马尔康。红一、四方面军在北进，滞留和南下时均在马尔康各地筹集过粮食，马尔康人民支援红军的粮食至少有一百万斤以上。如在卓克基，百姓在异常困苦的情况下，无私地将粮食支援给了红军。对此，当时任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六团团长的张培荣回忆说：“我们团在卓克基每人筹集到四、五十斤青稞炒面”。红九军一个团在草登筹粮数月，朶秋里、代基、卡尔古一带的百姓把筹集到的粮食背到沙佐，沙佐、斯尼村的百姓又翻山越岭将大批粮食背到脚木足蒲市口，从不要工钱。草登斯尼村七十四岁的女社员泽朗老人回忆了红军在草登筹粮的情况，她说：“我一辈子没有看到过那样多的人，早上天麻麻亮，他们就去各村找粮食，晚上就把找到的粮食集中到代基和斯尼两个村，我和一个断了左手的红军大姐是斯尼村的保管员，我们保管成捆的枪和很多的粮食。临走时，红军首长把半包马茶、三斗青稞、三斗玉米和一件旧军大衣赠给我，并要我向草登百姓道谢”。本真的百姓，勒紧腰带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支援给了红军。红四方面军仅在茶北村就筹集到四万多斤粮食，牦牛、犏牛一百八十多头，骡马二十余匹。红九军只在脚木足孔龙一个村就筹集到七万多斤粮食。

马尔康人民不仅保证了在本境内活动的数以万计红军的吃粮问题。而且还将粮食源源运往金川等地。对此，成都军区顾问组组长余洪远同志深情地回忆说：“马尔康的百姓对红军的贡献很大，红军长征时我率领几千人在那里筹集粮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白湾、脚木足等地的百姓把生死置之度外，昼夜为红军摆渡、运粮；党坝果尔威等地的百姓积极帮助红军修筑工事；日部巴朗村百姓银木让，白湾严克村的旦根泽朗冒着被反动派杀害的危险，把流散下来的小战士掩护下来，抚养成成人；白湾加达村、党坝阿罗伯村，卓克基等地的苏维埃成员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掩护了红军伤病员；现居住在我县境内的八名流散红军，都

在各地受到过百姓的掩护。不少淳朴的庄稼汉，红色组织的成员，为给红军带路、筹集粮食，当通司而献出了生命。

第六节 零星的战斗

四川军阀长期欺压和掠夺“四土”地区的各族人民，收买，笼络以及策动土司为其驱使，故藏民怨恨已久。百姓对红军毫无了解，藏民受土司头人的欺骗，身不由己被迫充当了马前卒和炮灰。

下面列举的不幸事例便是明证。

一九三五年六月下旬，卓克基土司索观瀛亲自率领受胁迫的百姓前往梦笔山阻击红军。在梦笔山马尔康一侧一段狭窄幽邃的深谷里，他们与红一方面军担负先遣任务的红四团相遇。土兵在头人的命令下首先开枪击毙红军向导，红军一再喊话进行宣传无效，被迫进行有选择的还击。藏兵武器简劣，毫无军事常识，加之天屡降滂沱，火枪失效。经两天且战且走，土兵被击毙三十七人，头人二名，击伤二十一名，红军也牺牲近二百名。土兵武装向卓克基方向逃跑，并占据土司宫企图负隅顽抗。（索观瀛给国民党的报告，原件存阿坝州档案馆）

红军抵达卓克基时，为了保护藏民，未攻打官寨。时至夜晚，先头团为联络后续部队，发射了几颗信号弹，土兵误认为是红军在耍“法术”“放神火”烧官寨，个个吓得惊慌失措，仓皇逃跑。红一方面军两个团顺利进驻了土司宫。

七月中旬，逃窜至大藏寺的索观瀛，纠合日布、草登、达维、脚木足以及松岗，沙尔宗等地的土兵武装约四千人，从松岗反攻至马尔康嘎灰桥。遭到红军的有力打击，激战一昼夜，击毙土兵八十一人，伤五十余人，击毙头人四名，伤六名，红军牺牲数百人。土司武装退至四大坝地区。（索观瀛给国民党的报告）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索观瀛又纠合残兵败将二千余人，分兵三路：分别从木尔宗、草登、大藏寺出发齐攻红军至松岗。激战五昼夜，土兵武装被击毙二百五十七人，受伤九十二人，击毙头人七名，受伤三名。红军牺牲数

百。至此，松岗、卓克基两土胁迫藏民充当炮灰，断送二千余条性命。（索观瀛给国民党的报告）

同年八月下旬，受党坝土司泽舛海胁迫的部分党坝群众集结于尕南，石果坝一带，与红军交战十多次，持续数月，百姓死伤数百。至一九三六年初，在红军的政治宣传和军事打击之下，土司头人潜逃躲避，广大百姓纷纷投奔红军。这些，就是发生在马尔康境内时间长，规模、伤亡、损失较大的战斗。

此外，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率二师六团在卓克基以北侦察，筹粮时遭到马步芳军阀鲁大昌两个骑兵团的突然袭击。由于红军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不知道先打马还是先打人，结果伤亡不小。对此，军团通知：要求红军指战员认真总结同国民党骑兵作战的经验教训。（肖锋《长征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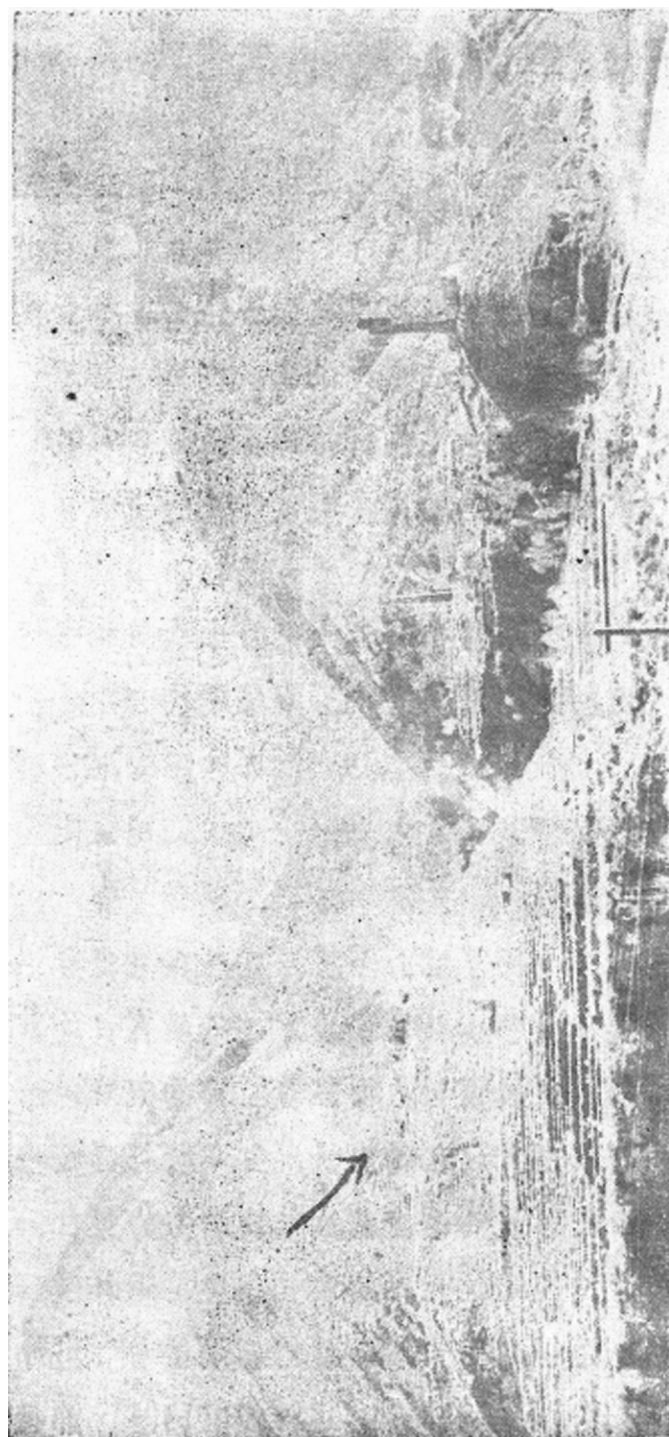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张国焘在马尔康境内的活动

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发布大举南下命令，强令部队掉头南下至马尔康的脚木足后，十分骄横、野蛮，目空一切，置党的纪律于不顾，竟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在脚木足白莎喇嘛庙内召开了所谓“党的活动分子会”，即人们所熟知的“卓木碉会议”（会址及会议进行详情见附录一）。没有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便公开揭出了反党旗帜，胡说他：“现在好比是当年的列宁在第二国际‘修’了之后举起了第三国际的红旗一样，举起了中国革命的红旗”。^①“会议只进行了两三个小时，宣布成立了临时中央，张国焘自命为临时中央的‘主席’；还宣布成立了‘中央政治局’，任命周纯全为总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陈明义同志回忆。）会上还非法作出了取消中央，“开除”“通缉”“查办”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杨尚昆、叶剑英等同志的“决议”。

注：①（见《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第一八一页）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反党罪行义愤填膺，同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张国焘对持有不同意见，反对他搞分裂，知道他活动情况的干部和群众恨之入骨，大搞所谓的“肃反”运动，推行“驳壳枪政策”。早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张国焘就下令将同他的错误一直坚持斗争而遭长期扣押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同志在卓克基秘密处死。事后竟无耻地造谣说：“曾已‘逃跑投敌’。”（《红四方面军战史》）张国焘的上述错误，使红四方面军在马尔康境内遭到严重的挫折。



现今马尔康县的白沙村的白沙寨。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张国焘在此召开分裂会议，另立伪中央。
图中箭头所指处系“卓木碉会议”会址。

第五章

红军撤离马尔康境地后

第一节 深切地怀念

红一、四方面军先后撤离了马尔康，但他们留下的革命影响深深地藏在了各族人民的心中。他们把红军比做除妖打鬼、神通无比的孙大圣，比做吉祥和幸福的象征，比做群星都不能媲美的北斗星。天真烂漫的童稚，成天喊着红军的口令，嚷着要去当红军；妙龄少女哼着红军的歌子，思念远征的健儿；朝气蓬勃的小伙子紧握枪，遥望着北方；虔诚的喇嘛、善良的老人们为红军祈祷祝福，祝他们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深入人心，人民深切怀念着红军。

第二节 猖狂地反扑

红四方面军撤离马尔康挥戈南下后，土司头人从各地气势汹汹杀将回来，疯狂屠杀苏维埃成员和积极分子，血腥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白色恐怖又笼罩了马尔康，穷苦人面临着空前的灾难。

在卓克基村，有个叫安波来·三宝的农民，红军长征时期他是乡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红军撤离卓克基后被反动势力捉住。统治者的严刑拷打，

百般折磨，使这位无辜的农民被整得遍体鳞伤。乡亲们不忍目睹这一惨状，纷纷向头人请求：“能不能一枪崩了他？”头人恶狠狠地说：“哼，一枪？哪有这样便宜的事，非把他千刀万剐不可！”对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有什么“理”可讲？对那些狼心狗肺的强盗还有什么“情”可求呢？他们把三宝吊在一棵大树上，再将他一锥锥戳死，一刀刀割下。

在草登，乡苏维埃成员代基村的让央、斯尼村巴央的父亲因给红军带过路，筹办过军需，头人将这两人抓住，勒令二人在十天内凑足价值千元的财物。在百姓一贫如洗的当时，乡亲们为了免去二位一死，想方设法，东拼西凑按期凑够财物，头人把财物收去，又派人把二位的家里洗劫一空，最后还是把他俩杀害在草登代基河边。

在本真，查北村的展拉·哈尔甲曾给红军带路，筹集到大量粮食和牲畜，红军走后惨遭杀害。据目睹过这一惨状的老农回忆，这个硬汉子，面对死亡，神色自如，毫无惧色。当第一刀向头上砍来时仍手握烟杆，仰望蓝天，最后倒在血泊中。小水沟村的老么因当过游击队连长而惨遭杀害。阿底村苏维埃成员曲斯古的父亲因给红军做过事而惨遭杀害。

在松岗，乡苏维埃主席莫斯都村的巴格斗·生根被卓克基头人捉住，受尽摧残，押至卓克基，在查米桥头用大刀砍死。

在党坝，二乡苏维埃主席展来·格西特儿，被地主毒打以后，逃到宝兴县死了。三乡苏维埃主席各尔沟·西扎特儿被梅冬村、阿罗伯村的地主打昏了过去，他的全家老小均遭毒打而死去，西扎特儿逃到杂谷脑。石果坝村肯格拉次布尔甲（天宝同志的舅舅）头发被扯掉了还遭毒打，东西被抢光。乡少先队队长阿太逃到理县讨口三年。

这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实，那一桩桩血淋淋的事例，就是对反动势力的血泪指控。

第三节 不屈地斗争

愚蠢的敌人认为，只要杀一就能儆百，杀人越多，他们的黑暗统治制度就越巩固。然而，无情的历史印证了如意算盘难如意这句名言。烈士们的血

没有白流，人民没有被反动派的腥风血雨吓住，他们用各种形式进行着斗争，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反抗。

（一）无声胜有声

从一个村寨的兴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声胜有声的反抗斗争。

马尔康党坝格尔威在红军过党坝时是一个有八十多户人家的大村子，分阳山和阴山两个寨子。红军曾把格尔威作为他们的红色小根据地，在那里安营扎寨，修筑工事，封锁大小路口。在全村的墙壁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深入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军民之间的疑虑在相互接触中消除。在红军的直接帮助下建立了党坝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一党坝一乡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土地革命，没收了头人的土地，按人口分配了土地，解决了农具、种子、耕牛，在红军战士的帮助下种了一季庄稼。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革命军”、“妇女会”、“少先队”。仅格尔威寨就有三十多个青壮年参加了“革命军”。穷苦百姓扬眉吐气，土司头人四处逃窜。红军在格尔威活动了一年以上，留下了深刻的革命影响。

红军南下后，反动势力张开血盆大口猖狂向穷人扑来，向苏维埃政府进行反攻倒算。全乡的反动势力对格尔威的百姓恨之入骨，把格尔威寨诬为“内奸村”、“红军窝”、“亲汉寨”。他们在格尔威杀人、放火、抢劫、掠夺，扬言要血洗格尔威。广大百姓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残暴行径，毅然离开了浸蕴了先辈血汗的故土，漂泊流落到异地他乡，最后全村只剩下八户。其中果尔科（阳山）是个藏、汉、羌杂居的寨子，原有二十三户，各族人民在这小小的寨子里相亲相爱，同甘共苦，和睦相处。红军走后，反动势力把这个寨子作为教训别寨的“典型”，人们纷纷背井离乡，只余下三户。时至今日，尚有成片的废墟和荒芜了的土地可见。格尔威的百姓遍及阿坝、理县、小金、金川等县。多少人逃出了虎口又掉进了狼窝，被冻死、饿死、打死在举目无亲的遥远他乡！格尔威曾经是红军的小根据地，它以后的衰落，正是反动势力罪恶的铁证！

只有救星共产党，恩人解放军才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人解救了出来，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喜看今日之格尔威：生产热气腾腾，建设蒸蒸日上，人民丰衣足食，村子一派兴旺景象。我们从一个村子的两兴一衰中悟出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红军的道路，

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二）群龙镇淫威

红军的革命影响深深地藏在了藏族人民的心中。下面这一事例便是有力的佐证。

红军长征过白湾时，向穷苦百姓宣传了革命的真理，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使穷苦人真正体会到团结、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和极端重要性。红军撤走后，白湾石广东的百姓为了抵制统治者的反扑，他们自动建立起了“石广东格甲大睦”，四土藏语的意译是“穷人群众”，引申为“穷人协会”。参加这个协会的成员只能是“科巴”“娃子”和下层百姓，必须是历史清白的真挚农民。当时，全村有六十二户，其中有四十九户穷人是这个协会的会员户。协会的会员户民主推举出协会的负责人。老成持重的穷人拉马塔·罗尔伍是这个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个叫茸头·乒乓的人，从前是个富翁，此时已破产，且表现积极，能说会道，故也把他选为副会长，协同拉马塔·罗尔伍工作。

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反对土司的土地制度；反对高利贷盘剥；反对头人欺压百姓；反对富人以势压人，无辜残害百姓；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反对非正义的冤家格斗和厮杀；提倡穷人间的团结友爱和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协会的组织纪律是很严的。四十九户人家，散居全村各地，但只要协会一声令下，就能迅速集中起来开会。在会议进行中如有人打瞌睡或注意力不集中，立即会受到与会者的打骂。会议的内容及其所通过的决议都要绝对保密，如有违者，立即会被开除出协会。每月至少召开两次会，会议内容主要是研究布置工作，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个别表现较好的富裕农民要求入会时，必须接受一段时间的考验，协会认为条件基本成熟后履行严格的手续：向协会提出正式申请，保证遵守协会的纪律，对协会忠诚老实，决心维护穷人的利益；经过协会集体讨论审批后方能入会。如有富裕户讥讽协会，协会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予以反击。如：有一个富裕农民，一次，在家里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穷人协会不过是几个没有财产的‘头人’领导着一群没有土地的穷人罢了。”协会当即开会分析，认为他是在恶意中伤协会，是对穷人的攻击。将那人打了一顿，并罚了款。

土司头人、封建寺院对穷人又怕又恨，他们千方百计破坏和瓦解这个协

会。首先，他们企图用封建的奴化教育来瓦解这个协会，但饱经苦难的穷人不理这一套。接着就来软的，他们假惺惺地对协会会员说：“哎，大家同喝一沟水，同烧一山柴，还有什么贵贱之分呢？何必要对立呢？”但穷人深知统治者的心肠，他们这一套又白费了心机。最后，想出了一条毒计：从协会内部攻破。头人三舛收买了身为协会负责人之一的茸头·乒乓，这个奴颜卑膝的家伙，暗中追随头人，为其出谋划策，利用协会中的一些弱点在当中兴风作浪，与头人三舛里应外合。到一九三九年四月，协会遭到瓦解，协会主席拉玛塔·罗尔伍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来，有个叫阿久·三舛的人领导穷人坚持了几个月的斗争，但此时，协会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一九三九年底，穷苦人失去了自己的组织，重新陷进了苦难的深渊。

白湾石广东穷人协会坚持斗争三年，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三年间，统治者的剥削制度被打乱，穷人得以恢复生产的机会，使松岗、脚木足的头人也闻风丧胆，使统治者看到了穷人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

一言以蔽之，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马尔康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点燃了革命的火炬。他们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那气吞山河，叱咤风云的崇高形象；那可歌可泣的革命壮举永远铭记在马尔康人民心中。红军长征的丰功伟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载青史。

(附一)

关于卓木碉会议始末

一九三五年九月，长征至阿坝的左路军和右军路中的四方面军，因受张国焘的欺骗和强制，掉头南下，向川康边界的天全、芦山和宝兴地区退却。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分裂党和红军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史称“卓木碉会议”。

对会议的地址、时间、内容及参加会议的成员等问题，我们受任进行了考证。

一、会址略考

(一) 地理位置

关于卓木碉会议会址，一直众说纷纭，文献记载亦各说不一。凡是涉及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红军长征胜利为内容的文献、资料，对卓木碉会议均有著录。但是，有些记载连会址的大方位也未予指明，只肯定分裂会址在一个叫“卓木碉”的地方召开。如（《中国共产党大事年表》第四十二页）写道：“在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中国人民大学编著的（《中共党史讲义》104页）载：“张国焘竟在卓木碉另立第二中央”。上海市高校编写的（《党史讲义》102页）说：“十月在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由五所大学合编的（《中国现代史》第405页）说：“十月五日在卓木碉成立伪中央”等等。也有指明了大方位的记载。如（《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第181页）写道：“张国焘在现今马尔康县的松岗卓木碉召开了分裂党和红军的会议”。据徐远冬等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第166页）说：“在四川省马尔康县之卓木碉非法成立伪中央”等。此外，各种回忆录载有：“在松岗的卓木碉”“在松岗和党坝之间的卓木碉”“金川以东的卓木碉”“卓克基东南的卓木碉”“马尔康卓木碉”等之说。尽管说法有异，但有一点则是共同肯定了的，即卓木碉确实在现今马尔康县境内。

（二）卓木碉亦即脚木足

卓木碉会议的会址在马尔康，但准确的方位究竟何在呢？我们带着这一问题深入进行了考证。

鉴于当时群众受土司胁迫逃散，无案可稽的状况，为了作到有的放矢，我们查阅了不少有关的资料，虽然说法不一，但都七不离八，其大方位是一致的。这里，我们摘几段红军电台二局政委伍云浦的日记，从中不难找到卓木碉位置的确切答案。

伍云浦同志所在的部队自下阿坝的格尔登寺出发，顺流而下，经我县草登科拉机、朶秋里、代基、泽湾、斯拉尔底翻山经龙尔甲的二茶、干木乌、木尔渣至脚木足。下面摘录的是他们进入马尔康境地草登至脚木足的日记。

十月一日 晴

由四大坝出发至卡玛乌（注：“四大坝”是日部、达维、草登三乡的统称，此处指从草登斯拉尔底至龙尔甲干木乌）行程六十里，是日翻两座高山。

十月二日 晴

七时出发越高山坡门尔垭（注：指龙尔甲木尔渣村）行程五十里。

十月三日 晴

七时出发越高山坡，又下十余里的峻岭，过大藏寺河，沿大藏寺河左岸下行到溪河与大金川河合口处。注：（此处指脚木足与沙尔宗之接壤处的龙头滩。）

十月四日 晴

七时出发至卓木碉宿营（沿金川河右岸下行二十里）沿途见友军用皮船渡河。

事实表明，卓木碉亦即脚木足。在此，不妨再摘一段伍云浦同志离开脚木足的日记，借以进一步证明其具体方位。

十月十六日 晴

由卓木碉出发，经松岗过木桥至距松岗十里处（行程六十里）。

《红军在四川的大事记》中也写道：“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三十二军主力移松岗渡卓木碉河侦察去阿坝之路。”这是红军一过草地时从松岗进沟翻大坝口山到脚木足探北上之路的一支红军大部队。

又如：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在给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的报告

中胡诒：“十二月十一日（注一九三五年）三路齐攻：由木尔宗进攻至卓木碉，一由草登寺、大藏寺进攻至卓克基，拚死力战五昼夜，将匪节节追至松岗之白窝”（湾）。

再如：原高等军事科学院院长陈伯钧的回忆录里也写过：“十一月三日路过卓木碉，然后翻了一个山岗到达松岗。”（注：“翻山”是指从脚木足沙市翻大坝口山）综上所述，均系卓木碉，即脚木足之力证。

（三）会址在白莎喇嘛庙

地理位置初步由马尔康缩小到了脚木足，可一个方圆三百九十四平方公里的偌大脚木足，会址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对此进一步进行了调查访问。

首先，我们专程去松岗、党坝、卓克基以至金川等凡文献涉及过的地方实地调查。我们请六十岁以上，在红军长征时跑得不远或接触红军较多的老年人回忆此事。在他们模糊含混的记忆中均无“卓木碉”这样一个地名，更无关于卓木碉会议的传闻。他们认为把脚木足称作卓木碉的可能性大。于是，我们又前往脚木足，访问了当时的乡苏维埃正副主席及尚健在的一些老年人。经过回忆，他们一致认为会址在脚木足白莎喇嘛庙的可能性大。其理由有五：

其一、民国二十四年（当地人称“猪年”）秋，南下红军经沙尔宗一百零八湾至脚木足，红军大部队散集白莎、孔龙、沙市一线，其中尤以白莎喇嘛庙的红军多。

其二、白莎喇嘛庙位于马尔康县城西北四十四公里处。寺庙前面是奔腾不息的脚木足河（大渡河中上游的一段），背靠巍峨的雪山；左边是狭长的幽谷，右边是开阔的孔龙大队。庙宇旧址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其三、据老年人回忆，红军驻白莎喇嘛庙时，四周警戒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威风凛凛，令人不寒而栗。出入喇嘛庙的都是些背短枪的人，百姓是不准接近喇嘛庙的，就是背长枪的红军也不得随便入内。

其四、据脚木足乡苏维埃主席甲里·三舛兵（现年七十八岁）回忆说：“驻扎在脚木足各地的骑马背短枪的红军军官们经常要到白莎喇嘛庙集中开会。住在喇嘛庙里的红军中有一个深居简出的大官，他说一不二，权最大，另一个就是解放后我们所熟悉和敬爱的朱总司令。”

其五、数以万计的红军大部队云集脚木足，是因为脚木足土地肥沃，素

有粮仓之称，加之那年是一次稀有的丰年，正值开镰收割季节，红军抵达脚木足，粮食充足，这是红军在此安营扎寨，滞留很久的主要原因。

接着，我们两度赴蓉拜访了原川陕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同志，原四方面军参谋，列席旁听了卓木碉会议的陈明义同志。

余洪远同志看了脚木足的地貌照片后认为：当时被称为卓木碉的地方，就是现今的脚木足，他指着白莎八角碉的照片，心情沉重地说：“就在这碉后面，我们工作队的三十个同志，被反动武装残酷杀害了；”陈明义同志说：“我当时是以四方面军参谋的身份列席旁听了卓木碉会议。在我的记忆中好象是在党坝召开的，但我的参谋长刘总（伯承）说是在卓木碉开的，各种资料也都记载是在卓木碉，那就是在卓木碉了，我个人的回忆可能有错，可予以否定。”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在南下途中一度把总部设在白莎喇嘛庙是无疑的。且从两位首长所说的会议时间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看，张国焘召开分裂会议的地点在脚木足白莎喇嘛庙也是无疑的。再则，就地理位置上讲“党坝和松岗之间”“松岗卓木碉”等之说也言之有据。因为，把松岗冠在脚木足之前是有历史渊源的。红军长征过脚木足时，作为“四土”之一的松岗长官司下辖脚木足，白湾、木尔宗等“龙坝”（注：一个龙坝近似于今一个乡）。那时的土司们不知天高地厚，都狂妄地称自己为“国家”，凡是唱歌、撰文、讲演都要先写或先说唱“国都”，故有“松岗脚木足”或“松岗木尔宗”之称。

为什么把“脚木足”说成了“卓木碉”呢？经我们考证原因有三：

其一、“卓木碉”一词最早出自土著汉人之口，他们初学藏话，不免咬字不准，吐词不清，把脚木足说成卓木碉是常有的事，加之红军长征过脚木足时，周围未跑并能通话的多系土著汉人，红军询问地名时，土著汉人就把不规范的习惯称法告诉给了红军，由此造成了地名上的流弊。

其二、当时南下红军纯系过路，对沿途地名的书写缺乏考据，故与今之写法失当之处较多。如将龙尔甲的“干木乌”村写成了“卡玛乌”，把“木尔渣”村写成了“门尔垭”，把党坝的“石果坝”村写成了“司枯比”，此类现象不胜枚举。

其三、“卓木碉”一词在史料中有多种写法。有些资料写成“绰木碉”，一九三五年五月红一方面军绘的地图上就标有“竹木碉”字样，而更多的文献则写成了“卓木碉”。

“脚木足”是藏语的谐音（jomujo）其含义为“沟沟中的河坝”。但因受方言的影响，各地的说法差异较大。如本真一带的人称“脚木交”，上四大坝日布一带的人称“脚木基”，而脚木足本地的人称“脚木脚”。现今通用的“脚木足”的“足”字写法不甚准确，如按普通话的读音“zú”那么，脚木脚的谐音中便无“足”之读法，只是“足”其一义同“脚”罢了。其实，如将“足”字换成“椒”或“脚”就显得更为贴切一些。

那么，为什么又把“脚”说成了“碉”呢？事出有因。红军长征时期，白莎村有三个石碉，均在离白莎喇嘛庙很近的白莎寨。解放后，其中最小的叫做“巴尔扎”的石碉倒塌，现在还有两个。据传修筑于康熙乾隆年间，数百年风雨剥蚀，物换星移，至今巍然屹立在白莎寨。其中尤以八角碉完整。它是以设计别致，结构坚固，棱角分明，造型优美以及它惊人的高度而驰名四方。在民间，对八角碉有许多动人的传说，人们将其视作白莎的特征。那些把“脚”说成“碉”的人或许在无形中受上述影响的缘故吧。况且，“脚”字和“碉”的元音“ao”相同。

至此，似乎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卓木碉”不在党坝、卓克基、松岗境内，更不在金川，而在距松岗二十五公里，离卓克基五十三公里，离党坝六十五公里，隔金川九十二公里处的脚木足白莎喇嘛庙？是的，我们完全可以据理作出上述结论。

二、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分裂活动的铁证

（一）会议名称，时间及参加会议的人员

卓木碉会议的全名叫：“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召开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晚。会议正式进行的时间仅只二至三个小时，是在现今马尔康县脚木足公社白莎一队喇嘛庙的酥油灯下进行的。

参加会议的人员：张国焘主持会议。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黄超、方强、刘志坚等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七、八十人，不到一百人，都是些主要领导干部。（陈明义同志提供）

（二）会议内容：

会议主要内容有二：

其一、在政治上反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分裂

党，分裂红军。张国焘在会议上狂妄地比喻说他：“现在好比是当年列宁在第二国际‘修’了之后，举起了第三国际的红旗一样，举起了中国革命的红旗”。强行作出了取消党中央，“开除”“通缉”“查办”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杨尚昆、叶剑英等同志的“决议”，恶毒攻击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

其二、在组织上宣布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自命为“主席”宣布成立了“中央军委”、“中央政府”、“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团中央”等机构，上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丑剧。

（三）会议的进行情况

张国焘在分裂会议上用尽伎俩妄图软化朱德同志，给他安了一个“中央委员”的头衔，但朱德同志严正表示：“你这种作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张国焘黔驴技穷，只得耍无赖，逼迫朱德、刘伯承同志表态承认他的伪中央，并要罗炳辉发言。朱德、刘伯承同志临大节而不辱，意志坚如钢，度量宽似海，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使张国焘企图压服朱德、刘伯承同志，进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惨遭失败。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抵制。据陈明义同志回忆，徐向前同志坐在喇嘛寺的座垫上打着瞌睡，一言未发。会议始终冷冷清清，充满了压抑，紧张，恐怖的气氛。这一切充分表明，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是反对和抵制的，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正确方针的。

张国焘的这些分裂活动，破坏了我们党一贯的组织原则，破坏了党的统一，分裂了红军，践踏了我们党铁的纪律。卓木碉会议是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分裂活动彻底破产的可耻记录。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张国焘被迫同意撤消伪中央。闹了八个月零一天的卓木碉丑剧只得悻悻收场。

（“卓木碉会议”会址示意图附后）

(附二)

流散红军回忆录

流散红军回忆录，系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进行专访的记录。因时隔太久，加之被访者均无文化，回忆中的史实（时、地、人、事）难免有失当之处，现已无法查证核实，仅就流散红军的自述整理而成。

马尔康县流散红军情况统计表

1983 年 8 月 22 日

姓名 \ 情况	项 目						
	性别	年龄	族别	原 籍	流散原因	现住地址	备 考
罗树生	男	61	汉	四川宣汉	因病	草登公社科拉机大队	藏名格里让
向 荣	男	64	汉	四川通江	负伤	梭磨公社马塘大队	
呷拉拍·石旦真	男	59	汉	四川苍溪	因病	白湾公社加达大队	又名杨其德
马进察	男	65	汉	四川苍溪	负伤	日部公社果尔山大队	人称“马老么”
韩国均	女	72	汉	四川通江	负伤	县火柴厂	
李银生	男	76	汉	四川南江	负伤	州邮电局	
杨秀珍	女	66	汉	四川达县	负伤	州邮电局	
阿木初	女	60	藏	松潘	负伤	白湾公社严克大队	

此表所列者系马尔康县民政局经过反复调查证明予以确认的流散红军，均尚健在。

流散红军回忆录（之一）

罗树生

光阴荏苒，稍纵即逝。转眼间，五十个春秋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半个世纪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在祖国温存的怀抱里幸福地生活着。然而，五十年前那些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日月，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三二年八月底或九月初，年仅十二岁的我，受舅舅的鼓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记得是在四川省宣汉县双河场参加的。当时革命道理知道甚少，只知道地主老财是世界上最坏的人，红军是跟这些人作对的，跟他们走才有活路，就凭这样的意识参加了红军。

参军后我被编入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

三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部队在双河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训练。经过两个月的勤学苦练，战士们的军事素质大有提高。十二月初大部队从宣汉县城出发，一路扫清障碍，经过通、南、巴一带到达陕西同胡宗南的部队激战三次，有力地打击了他的反动气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三四年经汉中县、江油县、北川县等，一路打富济贫，横扫反动武装。三五年初由北川县进入阿坝州境内的茂汶县。经过一场激战，打开了茂汶县的门户土门。尔后，就到了松潘，在毛儿盖经过短期整训后，经过黑水县北上到阿坝。在阿坝查尔玛与当地的反动武装进行过多次战斗，有力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正当红军指战员们士气高昂，积极准备过白河北上。但是，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公然违抗中央指示，改变北上的正确方针。下令掉头大举南下。我们从下阿坝的格尔登寺进入今马尔康县草登的科拉基。经过草登、足木足、绰斯甲、金川、小金达维，在此小住两日，就翻夹金山到天全、芦山，在百丈场与国民党军队激战数日。由于大举南下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军事上是失策的，正中敌意，故受挫较大。于是又沿路返回，二翻夹金山到丹巴渡河到道孚，在此小住几日便回到炉霍，后转入壤塘县境内，时在一九三六年六月。

因年幼体弱，生活极度艰苦。加之成天辗转不止。使人疲癯不堪，所以

得了一场重病，成天昏迷不醒，战友们精心照料我，在破庙的战地医院中数日治疗，仍不见恢复，在昏迷中，大部队已经开走，不知去向。我在破庙里休养数日，稍见好转后就去寻找部队，始终未找到。最后流散在此至今。

弹指五十年，往事历历在目。我深深地怀念那些已经忘却了姓名的战友们……

流散红军回忆录（之二）

向 荣

我生于一九一九年。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华夏。魔鬼蹁跹，豺狼当道，一片黑暗。

一九三三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通江县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权，穷苦百姓踊跃参加红军。我也在这年二月份在通江县麻石区参加红军，时年十四岁。

三三年三月，我被编入兵站传令班至三五年春。回想当时，无忧无虑，在战斗集体中生活，工作积极，担任过传令班长。三三年从通江县城出发到旺苍县的木门，木门是个红军临时招待所，我就在那里接待伤病员。一九三四年奉命去南充县收购盐巴。这段时间，英勇的红军在南充、剑阁、江油等地同反动武装频繁作战，打击了反动派，壮大了革命力量。在江油县同国民党进行一战后，乘胜经北川县打下茂州土门进入茂县，在茂县休整数日，又经黑水翻垭口进入马尔康马塘。在马塘住一夜后，经梭磨、卓克基到马尔康，休整两日，在此，受土司胁迫的藏民袭击我们，我们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后，经本真、松岗，翻山到党坝，渡党坝河到金川，在金川休整数日后经小金县城翻耸入云端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维天全、雅安等地，在雅安的一条公路上，四周毫无隐蔽之物，红白两军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很大。于是转头翻夹金山到丹巴，在丹巴同国民党的军队发生过几次战斗，我方伤亡较小，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后我部就翻“热水塘”（地名已忘却）到道孚，在炉霍喇嘛庙与国民党李抱冰部激战三日，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屁滚尿流。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击反动势力，保护人民的利益，因此，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衷心爱戴。当我们到

达甘孜县的时候，当地的僧侣手捧着洁白的哈达，敲锣打鼓，列队热烈欢迎我们，口号声、唢呐声、欢呼声、歌声交织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汇成一曲雄壮的军民团结的交响乐。

我们在甘孜长江部与贺龙部队会师。一九三六年二月，从甘孜出发北上到壤塘。五月到上阿坝的格磨寺，与地方武装，反动的骑兵队打了一场恶战，当时我方部队极度饥饿，连日行军人困马乏，加之地处开阔地，我方完全暴露给地形娴熟、养精蓄锐的国民党支持下的反动武装，我方伤亡很大。就在这一次战斗中我负了重伤，大部队迅速开走，我们三十多个伤员掉在战场上。

我能幸存下来，其原因是十分有趣的：三五年初，阿坝县大土官华尔贡臣烈的母亲病故，土官下令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不准丧生，更不准杀人。以此来给他已故的母亲赎罪，表示他对母亲的孝敬。正因为适逢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这些落难者才得以幸存。

命保住了，但在举目无亲的黑暗社会里，我们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双脚生蛆溃烂，寸步难行。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奴役下的藏族群众，那些淳朴善良的牧民们解救了我。他们给我糌粑吃，用草药给我治脚……，没有他们的精心照料，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从我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各族人民只要懂得了革命真理，他们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不管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反动土司头人怎样用尽吃奶的力气造谣煽动，破坏捣乱，千方百计制造民族分裂，历史是按照人民的意志发展的，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终将在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中沉没。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我在阿坝县先后给回族大商人杨明欣、藏族地主登灯做活，受尽虐待。在五〇年——五二年解放军进军西南时我积极参加了支前，五三年——五四年解放阿坝、黑水时冒着危险给部队当通司（翻译）。一九五六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历任村长、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队长等职，我兢兢业业工作，忠实地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红军老战士的光荣职责，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在十年浩劫中，我也被诬为“特务”、“假红军”等，受到冲击。但是，我的信念没有动摇，我坚信国家会振兴，事实会澄清。

离开战斗的集体，流散藏区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只记得我是红四方面军

第九军的，直接首长叫郭晓平，其他同志已从记忆中消失了。如今，我已年迈力衰，但对我们党的事业坚信不移，革命先烈未尽的事业一定会被后人完成。

流散红军回忆录（之三）

嘎拉伯·石旦真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甜菜村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家庭。一九三一年母亲病故，三三年父亲参加红军，抛下我一个不满九岁的孩子。父亲叫杨连成，人称“杨连长”，是特务连连长。据大人讲，他是一个以勇著称的指挥员。一九三四年初父亲来接我，在苍溪县大桥上父亲将我交给了一个姓张的排长，从此就分手了。后传闻父亲率领的特务连一直走在全团的前面，是全团的尖子连，父亲在一次激战中壮烈牺牲，当时我年仅九岁。

我所在的是一个妇女和伤病员居多的连队，其番号不得而知。一九三四年二月，我们从苍溪县出发到南部县，一路上同国民党军队，地方反动武装进行战斗，打了很多胜仗。约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到达阿坝州的茂汶县，准备去成都，但因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就转经黑水到松潘，在松潘和阿坝之间走了二十多天，茫茫草原，荒无人烟。进入草地，部队就粒米未沾牙了，只得挖草根吃。在草原上，有一种草，草根形似萝卜，初嚼起来带甜味，当你咽下去后方觉很苦。这种草根吃下去后叫人头晕眼花，腹泻不止，成千上万的战友被这种草毒死。六月份南下到达草登，在那里才吃上了粮食。从草登下来，在脚木足住了二十天，总部设在白莎喇嘛庙。我们红九军的一个营驻在白莎，由于长期没有购上粮食，在脚木足吃上一些青稞，荞面一类粮食，部队中腹泻的人很多，我也在那时得了重病，成天腹泻、发烧，不能动弹，当大部队出发时，我仍不能动。过了几天，我去赶部队。走到松岗，土匪将桥拆了，只好返回大坝口，被大坝口地主泽尔登收留，廉价卖给了日部地主俄洛，那年我才十一岁。

在日部俄洛地主家当牛作马四年整，到十五岁时为服侍一个小地主到了热足，当天正下着倾盆大雨，加之极度疲劳，在路旁一坐下就站不起来了，地主逼我上路，我还是起不来。狗地主抽出腰刀，朝我头上猛砍一刀（老人

头上有一条明显的刀痕)地主扬长而去,我倒血泊中,死神在向我招手,正在此时,好心的百姓搭救了我,后在白湾加达安家。

苦难终于熬出了头,党的光辉照亮了苦难的白湾。

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任过各种职务,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从流散至今,近半个世纪了,同我一起参军的无计其数。以我们小队为例,一同参军七个,而健在的只有我一个人了。由此联想到成千上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出生入死,英勇献身的红军烈士,他们的碧血没有白流。中国人民赢得了解放。翻身了的人民是不会忘怀他们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行军路上,那些扶着我走路,抱着我过河,背着我上山的大哥大姐们,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可能不在人世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感人精神,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他们的英姿始终萦回在我的脑海里,舍己为人,肝胆相照,这正是红军的精神。我想,正在为振兴中华而英勇奋战的中国人民,只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精神,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流散红军回忆录(之四)

马进察

我是苍溪县文公场的人,现年六十四岁,祖辈都是帮人出身。我的童年时代是一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工农红军锋芒所向,土豪劣绅望风而逃。被压在最低层的劳苦大众纷纷起来革命,青壮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拿起枪杆去解放像他们一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同胞。他们从生与死的搏斗中,在血与肉的冲击面前,悟出了一条真理: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穷人唯一的活路。

一九三二年,我参加过当地的“童子团”给红军送信、站岗、放哨、张贴革命标语、监视坏人的动态,侦察敌人的动向等。红军在我们家乡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革命和生产都搞得轰轰烈烈。

一九三二年,在我十四岁那年参加了工农红军,记得在参军那天,有个四十开外的高个子首长笑着问我:“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呢?”我不加思索地

回答：“为了报仇！”他说：“对呀，红军就是给天下的穷苦人报仇雪恨的军队，要牢记，我们的军队是给天下穷人打天下的。”这天下午，一位首长就将我领到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医院，当时政治部和医院是合编的。一九三三年就在苍溪县及邻近的县筹粮。但是，由于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人民一贫如洗，打开地主粮仓，分给穷人一些粮食，红军筹到的粮食并不多。

一九三四年，我们从苍溪县出发。当时我在师部当传令兵。一路作战，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主要是跟国民党的守兵打，也跟地方地主武装打。三五年六月份左右进入茂州，与国民党守兵在茂县土门打了一仗，打垮了敌防线，红军长驱进入茂汶县，在茂县城内住了一些时候，宣传革命道理，筹备粮食。七月份经过黑水芦花，在那里同被地主威逼、欺骗的藏民武装打了一仗，我方损失很小，藏民装备甚劣，多半是明火枪，只有少量步枪。被我军一冲而溃。政治部趁机向藏民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藏民的敌对情绪很快就消除了。他们帮助我们筹集到一部分粮食。约在八月份到达马尔康，休整数日后进大郎足沟经大藏，卡尔古到达阿坝，在阿坝停留了一个多月，时常同反动派打仗。当时如果执行中央指示，是要过河北上。但作为四方面军主要指挥员的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指示，借口大河涨水不能渡过。事实上，九月初大河的水开始退了，只要想办法是完全可以渡过的，其理由有三：一则当时时令正值秋天，河水尚不很寒冷，会凫水的战士居多；二则当时大河沿岸并无守兵；三则红军在大河附近屯兵一月，向群众进行过革命宣传，群众对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有所认识，只要设法是可以借到一些渡河工具的。但是张国焘心怀鬼胎，竟下令，红军大举南下。

红军到达下阿坝的安羌时，师部首长命令我带领一个班去总部送信。当我们走到离安羌约两公里的地方时，遭到三十多名反动骑兵袭击，几个战友当场中弹牺牲了，我也负了重伤。子弹从右脚肚子穿过，流血不止，战友们把我抬回战地医院，治疗十多天，仍不能走动。大部队要南下了，一位首长对我们说：“等你们的伤稍见好转后，就来赶我们，我们沿途还要筹粮，不会走很快的，你们要团结友爱，克服困难，尽快赶上我们。”我们五个伤员坚定地回答：“我们一定能赶上你们，请首长放心！”第二天天还没有亮，部队就出发了，我们目送着朝夕相处，亲同手足的战友们，一个个失声痛哭，五个战友抱在一起，决心团结战斗在一起。

等我们五人都能艰难行走后，就沿着红军大部队走过的方向走下来。由于土匪活动猖獗，我们只好白天隐蔽，夜间行走。我们五人走到马尔康境内的射江山上，大约是凌晨三时，饥饿和寒冷侵袭着我们，五人缩成一团，太阳一露脸，我们就找了一个避风的地方晒太阳，一群土匪袭击了我们，三位战友当即牺牲。我和一个姓余的战友跑脱了。

我俩盲目乱跑，等跑到日部巴郎河口时又被巴郎人包围。老余被捕，第二天清晨，我也被捕。后来才听说老余死得很悲壮。土匪将他五花大绑，吊在树上，严刑拷打，把他折磨得不忍目睹。他始终怒目而视，高呼口号。最后，土匪用乱棒打死，投入滚滚的日部河。这位坚强的革命战士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被押向巴郎中心村子，通司是伍都大队的格西，村子里有一个享有崇高威望的喇嘛，格西叫我给喇嘛磕个头，我照办了。喇嘛对他们说：“他还年幼，就请免他一死吧！”加之，捕我的人银木让在半年前失去儿子，他收留我作了他的干儿子。三七年至四七年我就在银木让家，四八年到果尔山安家至今。

四十多年过去了。红军为之奋斗的事业，正由后人继续完成。红军的革命精神象催春的战鼓，战斗的号令，激励人们在新的征途中高歌猛进！

流散红军回忆录（之五）

韩国均

我生于一九一一年，是四川通江县人。幼年失去双亲，孤苦伶仃，举目无亲。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旬，红军相继翻越大巴山。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通江县的两河口，占领了泥溪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看到红军不但不抢东西，不残害老百姓，而且还帮助老百姓干活，对老百姓和亲人一样，所以都说红军好，都说从来没有见过红军这样秋毫不犯的军队。于是老百姓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都拿出来给红军吃，热烈欢迎红军的到来。十二月二十五日红十二师的先头部队，消灭了田颂尧的两个营，解放了通江县城。

红军宣传和组织群众，号召穷苦人起来闹革命，求解放，打土豪，分田地。开仓分粮，解决群众的困难。红军组织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妇联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在一个多月内，很快就在这一带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就在这年，我参加妇女联合会，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一九三二年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被编在总医院三分医院洗衣队。此时，红十师在通江县东北的洪口，长巴场、龙凤场及万源西边的草坝场、竹峪关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约在这年的五月份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厨房炊事班任班长。红四方面军的总部和直属队在通江地区、毛浴镇、老关庙等地开展工作。

一九三三年冬天，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红军向东进军。一九三四年底至一九三五年三月经江油县、北川县进入茂县，我们所在的部队没有进茂县县城。我们星夜兼程，翻山到金川县，一直转战各地，许多地名已经被遗忘了。后经刷经寺到达马尔康县境内马塘，在马塘、梭磨、卓克基、马尔康等地各休息一日后进大郎足沟到大藏寺，翻卡尔古牛场进入茫茫阿坝草地。在阿坝准备过黄河继续北上未成。南下又经马尔康、金川、丹巴、小金、黑水等地。一九三五年八月在黑水芦花红岩村，我们与土匪打了一仗，我胸部脚跟受伤，部队很快撤出战斗，我未能赶上，流落在黑水扎窝。一个叫阿嘎姆的人收留了我，被卖给一个姓戴的安岳人，帮了他两年多，后来跟一个叫唐冬冬的人结了婚，生有一个男孩。

在艰难的生活中，我与当地穷苦藏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都亲切地叫我“三姑娘”，解放黑水时，我给解放军当了八个月通司，当地的反动势力怀恨在心，扬言要把我杀掉。我就跟随解放军不回家。五三年由部队开证明到马尔康，后与彭兴发结了婚，五八年彭兴发调商业局，我作为家属来马至今。

时至今日，在黑水，还有扎窝公社额书记，扎窝区简成孝书记等红军战士，正马不停蹄地为祖国的“四化”大业添砖加瓦，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征途中奋勇前进！

流散红军回忆录（之六）

李银生

我生于一九〇七年，祖籍四川南江。地处大坝山脚下，川陕接壤的大山区。当时军阀割据，封建势力雄厚，官僚、地主阶级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政治上的压榨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实属民不聊生。农业刀耕火种，生产十分落后。羊肠小道，交通极为不便。那阎王扁、挺胸石、一线天的“官”道上，埋葬了难以数计的劳动人民。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荒凉、贫困、凄惨的景象。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红七十三师在一九三二年底，于南江县的大河口，尖山地区，与敌田颂尧的二路司令刘汉雄的部队进行了三天的激烈战斗。歼灭刘汉雄的一个团，接着就向南江挺进，一九三三年一月，解放了南江城。

红军在我们县成立了工会、雇工会、贫农团、少共、童子团等，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支前、扩红参战、扩大根据地。穷苦人纷纷参加红军，他们离开了家乡，拜别了父母亲，抛舍了妻子，惜别了儿女，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我于一九三三年二月由长赤县第一区中共区委书记何继海介绍参加了红军。在本区搞宣传工作，时年二十六岁。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部队宣传穷人翻身解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打倒剥削阶级等革命道理，很快就在这一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通南巴革命根据地的建成，使敌人惶恐不安，大为震惊。田颂尧以六万人的兵力三路围攻红军，红军以四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击退敌人围攻，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共长赤区委书记何继海同志调我到本区宣传部当宣传员。由于川军追击，我们退出长赤县，县区干部组成袭击队（游击队），县委书记李成甲同志任指导员，何继海同志任支部书记兼袭击队队长，我是战士，在一个叫毛儿垭的山区打游击。收复苏区后，何继海同志调长赤县县委（该同志现在云南省委工作）。李成甲同志调省委，我由区委调巴中县，（当时省委、省苏维埃在巴中县）。在那里成立了交通班，送各县的信。

三四年六月从巴中县出发经过中坝、江油城外休整了一个月，我所在的部队未进城。前方部队沿路同胡宗南、田颂尧部队作战。我是后勤部的，未参加战斗。我们在茂县住了一个月，经桃坪到理县，在薛城住了一个月，经杂谷脑，翻鹧鸪山到马塘，经梭磨、卓克基、马尔康进大郎足沟去大藏寺。不知什么原因，部队奉命转头南下到卓斯甲（后才知道这是张国焘的阴谋），在卓斯甲住了一些时候就去金川，当时金川是一个省，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一边筹集粮食，一边整训。一九三五年七月，我们到达黑水边境时，我被土匪打伤，伤势很重，但在战友们的搀扶下艰难地朝松潘方向前进。当时到松潘，南坪的必经之道包座一线被胡宗南部队扼守，阻止我军东进，堵住我军北上。我军排除了绊脚石，离松潘还有半天路程，这天大雨滂沱，我实在不能坚持了，为了不拉战友们的后腿，在我一再要求下，留在一户农民家里，流散在松潘境内，时在一九三五年八月。

我被一个叫钵查的人救了下来。我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主人叫我跟一个叫德中的人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又给土官叶西当娃子直到红太阳照亮雪山草地，人民翻身解放。

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了邮电工作，在松潘县当邮递员，八〇年才退休，几十年来，我牢记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是党哺育过的革命战士，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四十多年过去了。然而，红军时期那些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那些不畏艰险，跋涉千山万水，经历无数困难，创造人间奇迹的战斗场面，常常在我的眼前再现，在脑海里跃动，在内心深处燃烧，永不熄灭。

流散红军回忆录（之七）

杨秀珍

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原籍四川省达县谭术场杨家湾。三岁左右父母先后去世，参加红军前几经转卖，一九三二年家乡赤化后将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红军向群众宣传组织起来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官僚军阀等革命道理。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们认识到贫穷、饥饿，灾难的恶根不在什么命运，而在吃人的剥削制度，要想从根本上翻身解放，就必须彻

底推翻万恶的剥削制度。红军的宣传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热的反响。接着就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使这里呈现出一片新的革命景象，青壮年踊跃参军。到处都可以看到父送子，妻送郎，母亲送儿扛起枪的动人情景。

这一年，我志愿参加了童子军（儿童团）给红军站岗、放哨、报信、监视敌人的动向等。一九三三年参加了红军，年约十二岁。同年十月，上级调我到苏维埃宣传队，宣传穷人要翻身解放，只有团结起来，武装自己，才能达到翻身等革命道理，歌颂军民团结战斗的动人事迹，歌颂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记得当时的工作热情很高，可以通宵达旦地工作而毫无倦意。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调我到通江川陕省委成立的宣传队，任务是扩大红军和协助地方搞好宣传工作。

一九三四年随军到巴中县，经中坝到江油县，经北川县进入阿坝州的茂县。在茂县休整筹粮两个星期。一九三五年一月随军南下过嘉陵江后。调我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三分医院，搞护理工作。同年五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主力在小金懋功城胜利会师。我在一过草地时在一个叫大渣寺的地方负了重伤。经受着难以忍受的剧痛，艰难地坚持随军行动。二过草地走到黑水鄔木区时伤又复发，行动更加困难。大部队在前面开路，伤病员在后面行走，这时土匪把路切断了。大部队开走，我们就掉在黑水县。几十名伤病员被土匪包围，狼心狗肺的匪徒将我们亲爱的战友投下滚滚的黑水河。我掉在双榴树村。当地人边木西·二基木收留了我，把我卖给一个小名叫“二哥”的安岳人，帮了他三年。二哥的女人是个十分狠毒的女人，我在他们家受尽打骂，实在忍受不住，跑到维多大队查叶家帮人，最后在土官叶西家当牛作马十年整，直到解放。

民主改革时期，我是积极分子，“模范妇女”，为党、为人民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事情。一九六六年随丈夫到马尔康州邮电局当家属至今。

新旧社会两重天，社会主义无限好。在旧社会，我们受的是白眼辱骂，拳打脚踢，没享到过什么温暖，如今，虽然我们年老丧失劳力，但党和政府关怀着我们，让我们度着幸福的晚年。

为革命英勇捐躯的无数先烈，他们若在天有灵，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他们一定会欣喜万分的。

流散红军情况（之八）

白湾阿木初参加红军的经历情况简介

阿木初，女，现年六十岁，原籍松潘县人，现住白湾年克河坝。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松潘时，受反动统治阶级欺骗和胁迫的群众四处逃散，有的逃向别的县份，有的逃进了深山老林，有的躲进高山岩洞内。人们扶老携幼，赶着牲畜，流着眼泪，离开家园。当时的阿木初，还是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一天，阿木初正在山上放牛，和红四方面军某部的红军相遇。红军首长亲切地对她说：“跟我们走吧，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参加了红军，他们都是干革命的”。阿木初对红军毫无认识，什么是革命，她是不懂得的。但是她亲眼看见还有二百多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男女小孩，从他们脸上看不出恐惧，看不出忧愁，也看不出受折磨的痕迹。再看带领这些孩子的红军大姐是那样的和善，说话是那样的和气，表情是那样亲切……红军大姐的话，她听不全，但她肯定：这位大姐是好人，跟他们走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没有想什么，她不会过多地思索。阿木初就这样跟着红军走了。

两百多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两百多红军指战员，从松潘到小金，路上红军战士精心照料这些孩子，那是个极度缺粮的日子，沿路看到的是凄凉空旷的村子，和被反动派杀害的红军战士的尸骨，哪里有粮呢？队伍只有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刨草根，挖树根充饥，偶尔弄到一些粮食，红军都先让孩子们吃，他们又空着肚子，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继续赶路，日夜保护着孩子们。

阿木初所在的部队到达小金时，大部队已北上。他们也顺着大部队走过的方向北上到达金川集木时，两个连的红军奉命迅速转移了。留下了一个班的红军和那位大姐护送这批儿童。他们艰难地行走，当走到集木（今四大队一小队）额固处时，天已黑尽，他们借宿在一间藏族房子中。就在这天晚上，盘踞在周围的反动武装包围了这间房子，红军战士英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这批孩子和那位红军大姐因无多大的抵抗力，加之又在房子的最里面，

所以这天晚上暂未发现。第二天凌晨，他们就上路，行至业龙，离额固四公里处时又被金川、马尔康白湾温古、年克、大石凼一带的土匪，把干粮和财物（珊瑚珠、银元）等抢劫一空，精心保护儿童的红军老大姐当晚遇难。

孩子们失去保护，象失去母亲的羊羔，象失群的孤雁……他们盲目地跑啊，拼命地哭。土匪把孩子们用麻绳捆住一起，从业龙桥上推下河去。阿木初趁人不注意从人群中爬出，找到一间漆黑的牛圈躲藏起来，残暴的匪徒们搜索了数次，未发现阿木初。后来，被白湾年克村的单根泽郎（现七十三岁、健在）发现，他觉得这样可爱的孩子，不知是谁家的，无依无靠，孤苦伶仃，他决心将面临被残杀的阿木初解救下来。当时有人威胁单根泽郎说：“窝藏、收养红军，会给你带来灾难和不幸的。”后经单根泽郎多方说情，才准予收留。他把阿木初带到年克，在他的解救下阿木初才得以幸存下来，也在他的抚养下阿木初才长大成人。

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时，经过社教工作组的多方了解，查清了阿木初的老家在松潘。

后 记

历史雄辩地向世人证明：红军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金光大道；红军的方向，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红军的业绩，是我们党光辉历史的鲜红一页。抢救史料，请老红军及知情人士忆写当年，颂扬革命前辈，教育炎黄子孙，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在振兴中华的战斗中高歌猛进，此诚每一革命者之义不容辞光荣职责。

一九八二年十月下旬，我们受任征集，整理红军长征过马尔康的党史资料。我们用半年多时间进行了调查访问，跑遍了全县十四个公社的大部分大队，尤对红军所经的十二个公社进行了两次以上的重点调查。向红军时期的积极分子、苏维埃政权的成员、游击队员中的幸存者，以及对六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普遍调查。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访问流散在马尔康，已被县民政局确认的八名老红军。但由于时隔近半个世纪，知情人员的记忆已变得十分模糊、含混，加之无文字材料记载，更无法用史料加以稽核。面对重重困难，我们作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编写这份资料时，我们参考了有关的革命回忆录，查阅了较多的文献资料，并将书中所得，带下基层加以查考。两度赴蓉拜访了余洪远、陈明义、天宝、何雨龙等红军老首长。我们把知情人员零碎的回忆，文献记载，访问老红军三部分加以综合便勾画出红军长征过马尔康的轮廓。当我们结束这份资料的编写时才切身感受到：要想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是多么不容易，即使你尽了最大的努力。

县武装部叶永寿副部长在百忙中给我们制图，付出艰苦的劳动，县政协领导给我们召开座谈会，提供不少珍贵资料，县文化馆抽人协助我们工作，不少公社的党委，大队党支部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

表衷心地感谢!

由于笔者见浅识薄，加之手中资料甚少，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地、人、事等失当之处在所难免，特敬望上级单位，知情人员不吝赐教，使之较前准确、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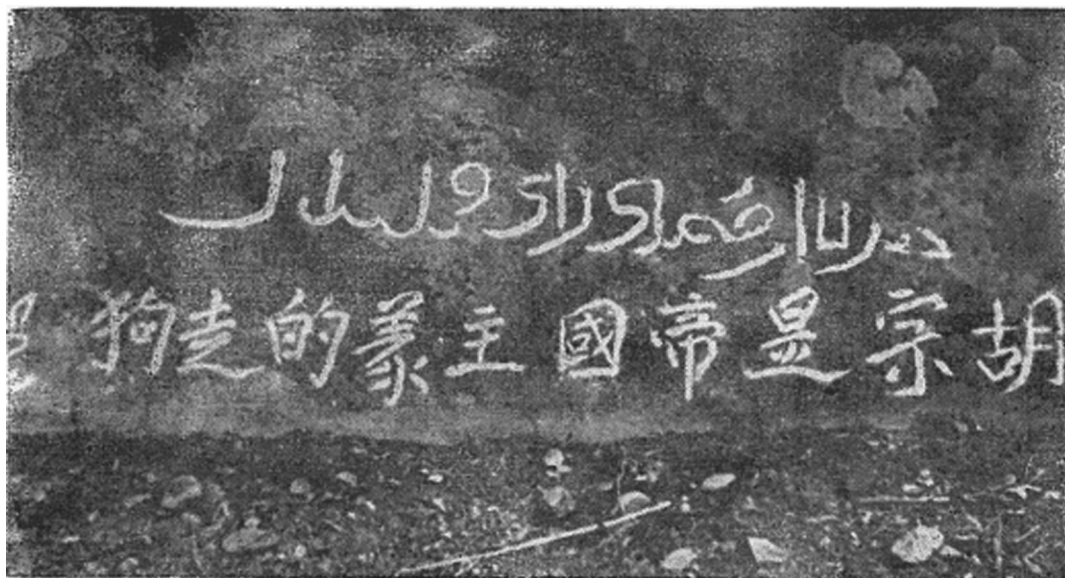
征集、编写工作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赵修茂同志负责；由泽斯登、泽尔登二同志征集、编写，周明清同志给予了我们多方面的指导。

中共马尔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附三)



红军用回汉文合写在卓克基官寨后的石标



卓克基石标——此系全川仅存的，用回汉文合写的红军标语。



脚木足孔龙石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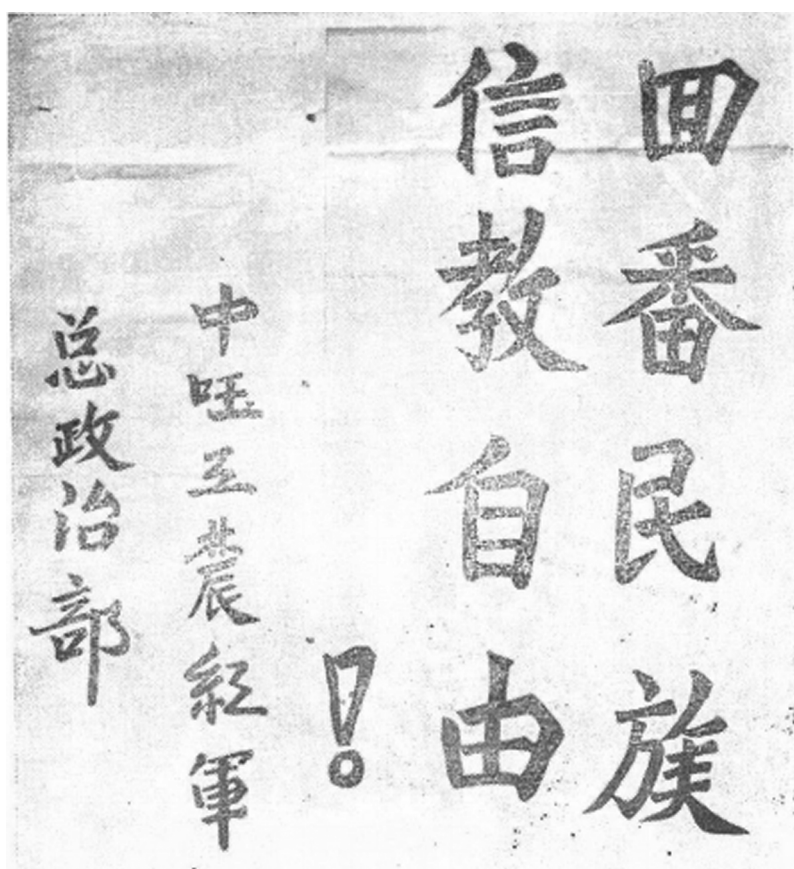
脚木足孔龙石标



脚木足孔龙石标



脚木足孔龙石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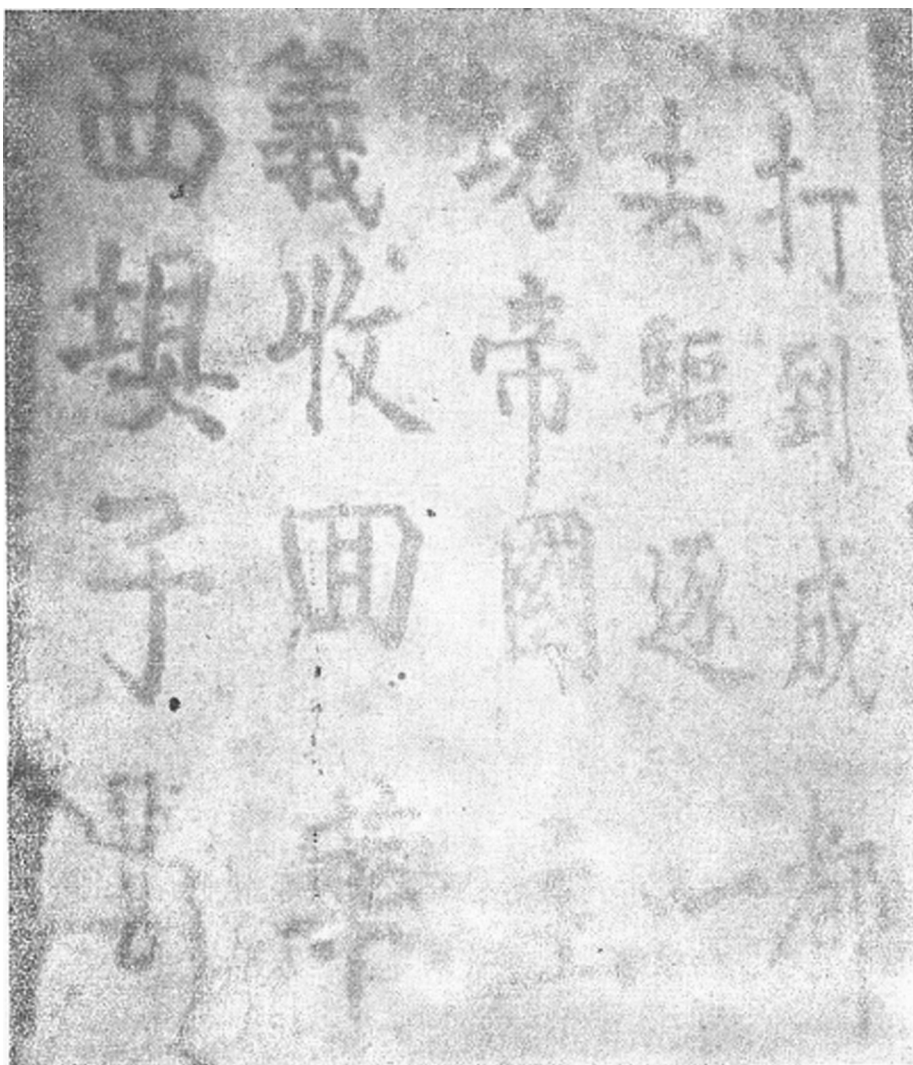
松岗哈飘壁标（因字迹模糊难辨，故系临摹）



梭磨木尔溪石标（原文为：“红军替番人找吃找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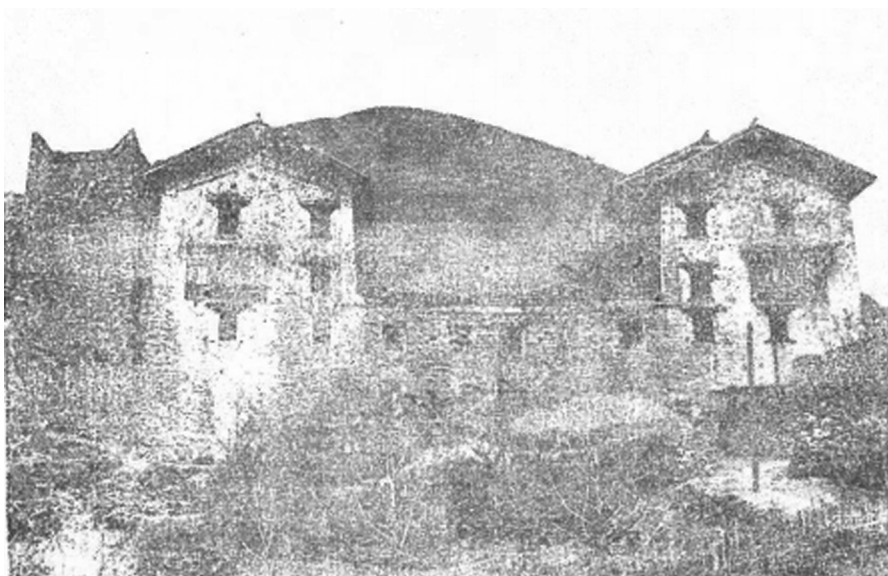
红一方面军写在脚木足蒲志村石高让家房板上的三条标语：“打倒国民党替番民报仇!”“番民与汉族人一律平等!”“实行民族自决权! 番民自己成立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



红军用藏汉文合写的壁标。(原文是：“打到成都去，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收回华西坝子!”)



马尔康县脚木足孔龙村全貌。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九军等部云集在此，开展活动，徐向前同志也在此率部筹过粮。



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长征过境时住过的卓克基官寨正面图



脚本足白莎石标（原件现存县党史办公室）



卓克基石标

卓木碉會議址示意图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十月十九日 附图三

